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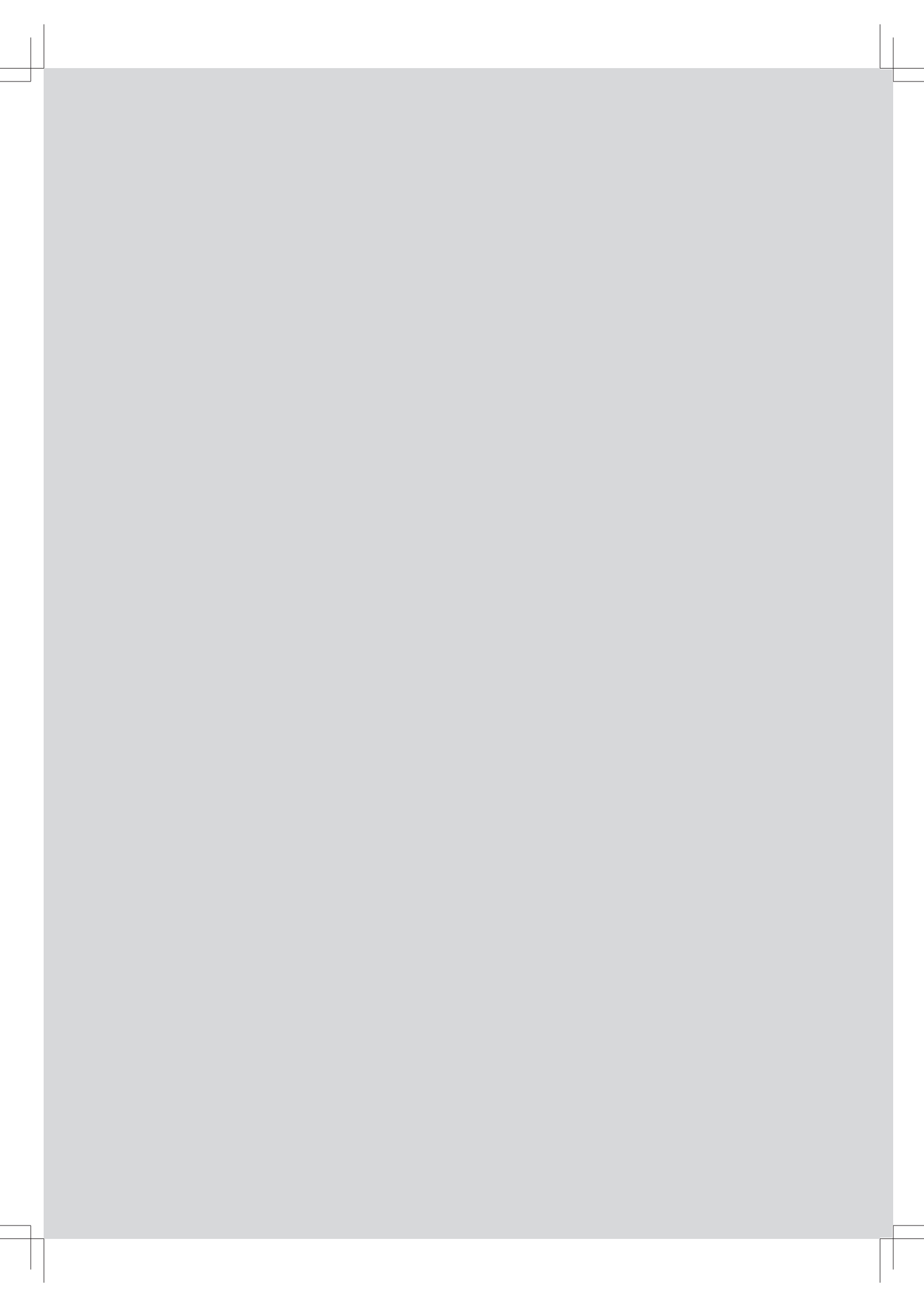
【上論之一】

涂醒民先生主講

論語講要講記

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。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有子曰：其為人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。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。為人謀而不忠乎，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，傳不習乎。子曰：十室之邑，無不敬。子夏曰：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子曰：君子不而信，況愛衆，而親仁。

雪明講習堂 印行



上論之一

目錄

前言 一

學而第一

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。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 七

有子曰：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 一五

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 二五

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。為人謀而不忠乎，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三七

子曰：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 四七

子曰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 五一

子夏曰：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 六五

子曰：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；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……七七

曾子曰：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……九三

子禽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；求之與……九九

子曰：父在觀其志，父沒觀其行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一〇三

有子曰：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……一〇九

有子曰：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；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……一一七

子曰：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……一二七

子貢曰：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。子曰：可也……一三九

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……一五三

論語講要講記 學而第一

徐醒民先生 主講

前言

從這開始講這個《論語》，這是中華文化一部很重要的經典，講到中文，我們中國的學術，從三皇五帝開始。五帝的時間就是伏羲氏，伏羲氏發明著作了《易經》，那是最古老的一部經典。從那以後軒轅黃帝、堯舜到了三代、到周家，歷代的天子都有創作。孔夫子把歷代有聖人之德的天子，那些學術思想把它整理整理，成為一部完整的五經，凡是研究中華文化，都離不開這個五經。孔子那時候教學生這基本的經典，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、《易經》、《禮經》，再加上孔子自己著作的《春秋》，在正式的講授經典以外，平常他跟學生們在談話，或是個別研究的時候，記載下來的就是一部《論語》。他跟學生們談話，以及跟當時政治界的人物，學術界的那些人士，所談論的都是中華文化，往往提到經書都是非常扼要的，把經裏面的要義，講得非常透徹，這些言語都記錄在《論語》裏面。所以我們研究《論語》，就是研究五經的一個基礎，大家把《論語》研究清楚了，再進一步的研究五經，那就方便

多了。

我們現在就看《論語》這一部書，有的在學校裏求學，有的在學校裏教書，大家都知道，現在各級學校裏面，講儒家的經典，沒有辦法一本一本的來講授，《論語》恐怕從頭到尾整個講完的，除非是中文系，或者是中文研究所，恐怕其他的科系，沒有辦法把整部《論語》講得清楚。所以我們今天，各位在這裏研究《論語》，研究好了以後，一方面自己作學問，另一方面將來各位有這個志願的話，可以教化別人，拿《論語》來弘揚出去。為什麼呢，在現在這個時代，雖然這個學術思想、科學進步很快，一般那個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都研究得很多了，但是中國固有文化大家都忽略了，要解決在這個時代，我們人人所面臨世間的問題，包括個人、整個人羣共同的問題多得很。這個時代無論國內國外，以至全世界，所面臨的這些問題，我們把《論語》研究清楚之後，就把各種問題都看得明白了，不但看明白，也有辦法來解決，所以在開始的時候我們要有這一個概念。

現在就看前面這一頁，前言大家看看就好了，我不必細講。翻到第二頁，這個題目是《論語講要》，《論語》一共有二十篇，第一篇是〈學而〉這一篇。〈學而〉

是這一篇的名稱，是因為開頭的一章第一句話，就是學而時習之，就拿這兩個字作為這一篇的名稱，後面每一篇都是如此。在這一篇的第一章，講到〈學而〉這個學字很重要。學是什麼呢，根據《說文解字》的解釋，學當覺悟講。覺就是研究佛法都知道，佛是什麼呢，佛是覺者，成佛的人就是大覺世尊。大覺就是他對於世間一切的事情、一切的道理，他完全覺悟了，覺悟得非常圓滿，這就成了佛了。就中國文化來講，我們求學開始就要知道覺悟，覺悟到最圓滿的時候就成為聖人，成為聖人就是跟成佛是一個樣子。學就是講覺悟，覺悟世間的事情。我們普通看，世間的事情我們看得很明白了，其實不然。世間一花一草、自然界的任何東西，你研究科學的人，比如說臺中有中興大學，中興大學有研究農業的、研究植物的。你看研究花草樹木，我們不是專業不知道，他專業的研究就不那麼簡單，那可不容易了，世間那門學問都不那麼容易的。但是呢，就憑現在農業的專業來研究花草樹木，他研究不能夠那樣圓滿。研究圓滿的話，從花草樹木就能夠通達我們的心性，拿佛法來講，就從花草樹木，你一覺悟就能夠明心見性。

在這個社會也是如此，社會上任何事情，我們所以看起來現在世界上這麼亂，

亂有它的原因，這個原因我們不明白，造成世界現在這個亂象，全世界的人的心理、精神上都是空虛的，找不到一個寄託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他就是不能像〈學而篇〉這個學字講，他沒有找到覺悟的一個門、不能入門。《論語》講這個學，就是教我們如何覺悟，覺悟世間的任何事情、任何道理。這樣看起來，那個學字就非常重要了。

學既是這樣重要，而且所學的範圍非常廣泛，首先我們要了解。範圍要廣泛，覺悟要那樣圓滿，那就不是一個時候，像學校裏面定出年限來，你在三五年、幾年之間，你在學校裏的課研究畢業了，但是我們研究《論語》、研究中國聖人的學問，沒有年限的。我們過去一般人就是說、古人的言語說，人活到老學到老，就是一生從小、到我們成年、到了老年一直還要學。甚至有很多人，學到壽命終了，他還感覺到學不到的地方。如果學到很有程度了，到了壽命終了的時候，他就沒有什麼恐懼，不會感覺什麼、哎呀我快要死了，這怎麼辦呢？或者有的得病了，得了很嚴重的病，就害怕了。有病害怕、或者壽命終了，感覺恐怖，這就是因為我們對於中國文化，還沒有學得好，學好的時候，有什麼恐怖的呀。佛家的經典、《心經》裏面

講，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。」照見五蘊皆空那就是大徹大悟而且證了，然後他再「度一切苦厄」，一切的痛苦艱難都沒有問題了。「無有恐怖顛倒」，恐怖顛倒一切沒有。佛經是如此，我們研究《論語》也有這個功效。所以大家學這個學字，他的定義就是覺悟，覺悟到了一個程度，我們對於自己的個人生死的問題，全世界人類世界和平的問題，都可以徹底解決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○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。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

「子」這個字在周朝，周朝以前也有的，天子封的各國國君。國君是他的職位，國有大小，他有爵位，爵位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，子在古時候是一個爵位的名稱。到後來一般讀書人，大家對他很尊敬，也稱呼子，再到後來對於一個人，他這個人的品德、學問都受到人的尊敬，所以就稱呼他為子。後來學生對於老師也稱子，再加上一個夫字，稱自己老師為夫子，這個子就是夫子的意思，簡稱叫子，這子就是孔子。為什麼不叫孔子呢，因為學生對於老師不能稱呼姓，就是自己家裏的兒女對於父母也不能稱呼姓，稱呼姓就比較疏遠了。在這裏子曰就是孔夫子說，這個子，是稱呼孔夫子的。

「曰」這個字，就是等於我們一個人開口說話，中間那一橫代表你一開口，口的這個氣就出來了。一開口說話了叫做曰。孔子曰，下面就是孔夫子講的話。

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。」孔夫子告訴他的學生，大家來求學要時習之，「時」是什麼呢，古人解釋這個時字，有一天的時間，早晨、中午、晚間；有一年的時間，春天、夏天到冬天；人生有一生的時間，青少年、壯年、老年，分得很詳細。在這裏時字講，包括那些時候。就是說你一整天都是在學，一生從開始求學一直到年紀老，只要活一天都在學。為什麼呢，學無止境。所以這個時字時時刻刻的都要學習。

學而時習之，「習」是什麼呢，上面是個羽字，下面是個白字，《說文解字》裏面講像那個小的鳥在開始學著飛，往上飛，飛的時候飛不好就翻過來了，羽毛就翻過來了，一步一步在那裏練習，習就是練習。學而時習之，時時刻刻要在那練習。練習這裏就是用工夫了，學的時候學習這個理論，比如說我們學中國文化，講到孝弟忠信，講人、為什麼兒女對父母要盡到孝道呢。家裏的弟弟，對於他的哥哥要尊敬叫弟道。為什麼要講孝弟之道，把這個道理講明白了，然後在家裏就要實行來做，對父母處處要孝順，妹妹對姊姊、弟弟對哥哥就要尊重，哥哥姊姊的意見要尊重他。隨時在家裏就要練習。

由這個推廣，推廣世間的一切學術思想，中國的學問跟其他不同的地方，尤其

是孔子整理的經書，特別是《論語》，最注重的就是行為上面，說了就按照所說的去練習。練習之後感覺到了，我在家裏孝順父母，父母對於我這個兒女也歡喜，家裏一團和氣。兄弟之間互相友愛，這個家庭裏是太好了。

在今日之下，像這個家庭就是一個模範家庭。就「不亦說乎」，這個「說」字是言字邊，跟左邊豎心邊是一個字，豎心邊是喜悅那個悅字，在經書裏面都是用這個字。學到有心得了、有成效了，比如說大家把這一部《論語》都學會了，而且都能夠照這個《論語》裏面，能夠用工夫，都能行得到、都能作得到，那就發生了很喜悅，就佛法來講就是法喜了、得到法喜了。

「有朋自遠方來」，朋這個字原來是個象形字，是鳳凰的鳳字，如果按照寫成一個篆字的話，畫成鳳凰那個鳳字是一個形狀，楷書寫成這個字。鳳凰飛到那裏，其他的鳥就跟著一起，很多很多飛到那裏去。因此到後來這個鳳字讀朋字，一個人一有號召的能力，或者你學術有造就了，很多人來跟你一同研究學問。到後來朋就變成朋友的朋、朋黨的朋。有朋自遠方來，你學術有了成就，自己得了法喜了，證明你的學術有成就了，這個時候自自然然的，從遠地方人都知道你有成就的，來跟

你、向你求學，一同來研究學術，這個時候「不亦樂乎」，就感到很歡喜、很歡樂。為什麼呢，自己在學術上有了成就，中國學術跟佛法一樣的，釋迦牟尼佛教他的弟子，你要學大乘菩薩法、行菩薩道，不是自己懂得道就完了。自己受用了，你要把這個道傳給別人、弘揚給別人，中國孔子講，孔子告訴他的學生，「女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。」你要作一個君子儒，不要作小人儒，小人儒就跟佛法小乘一樣的，君子儒就是大乘法門，你要自己度化自己，也要度化他人。現在有朋自遠方來，證明你的這個學術、你這個道，能夠發揚、能夠弘揚出去，這個心裏很歡樂。

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」如果說自己在這個道上面有成就了，也有人來向你求學、向你學，這個當然好，但是世間的事情，不如意的事情多了。我們就拿孔子講，孔子聖人了，他要把他的學術思想。講學術思想比較好懂，真正說起來就是道，中國學術講的就是道，孔子要把他這個道，能夠弘揚出去，也不那麼容易。他開始想在魯國藉政治的力量，來把這道行出去，結果行不通，然後周遊列國到各國去，去看看有沒有機會，把這個道能夠傳播出去，但是到後來還是不行。聖人像孔子這樣的人，這個道還行不通的。不過他了不起在什麼地方呢，他不受

當時的那個大環境限制，如果是他自己的國家，這個道行不出去，到各國去也不行。然後孔夫子自己創造行道這個環境，他整理五經、教授生徒、教學生。中國文化沒有孔夫子，我們今天你想讀經，經在那裏呀，沒有啊。完全靠孔夫子整理之後，還教學生，由學生把這個文化，一代一代傳下來的，這是了不起。他能夠改變環境、創造這個環境。所以第三段「人不知而不愠」，你有了道，你想傳播出去，環境不許可，但是你不愠，愠是心理怨天尤人、有怨恨，有道之人絕不怨天尤人，絕不怨恨任何人。不亦君子乎，這就是個君子，君子是有道之人。第三段，我們心理要作一個預備，我們儘管學，希望學好了以後，我們能夠把這個道、能夠傳播出去。萬一傳播不出去，那我們要學孔子，不但不要愠、不要怨恨，我們想各種的管道，以各種的方法，這個道一定能夠傳播出去。

這一章有三段，第一段兩句是講自己求學，求得成就有了法喜，不亦說乎。第二段是傳播這個道，能夠把這個道傳播出去，有一種歡樂的。第三段呢，萬一這個道傳播不出去，我們是學道的人，道傳不出去，我們盡量創造機會，創造這個環境。萬一就算這環境都創造不出來，我自己有道，我自己受用、自受用還是很好的，用不

著任何怨恨，這是一個君子。我們開始學《論語》，就要學個君子。學個君子果然不怨天不尤人，自己是非常愉快的在求學，這就是我們開始學聖人。在上了路的時侯，學著人不知而不愠，心理、心靈的世界打開來了，我們就跟現在世界這些人，不管他的政治地位多麼高，財富多麼富有，他的心理是空虛的。為什麼呢，他們只知道發財升官，只有這兩樁事情。除了這兩樁事情，沒有其他的空間了。我們學《論語》，開闢了心靈的空間，心靈空間就是學聖人。聖人學好了，世間任何問題，包括自己生死問題，全部解決。而且就在學習之中，你能知道學而不愠，心氣和平。現在很多奇奇怪怪的病，我保證各位你會少了很多那些病。

這個是第一章，是二十篇的《論語》第一章，講求學應該有這個態度。主要是把學的範圍跟各位說一說。前面講學的範圍非常廣泛，我們稍微具體的說一說。就《大學》裏面所講的，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。學的範圍第一個從自己脩身開始，學作聖人從脩身開始學。聖人有聖人的本性，《中庸》裏面所講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這個性字，《論語》到後面孔子也講，「性相近也」這個性字，脩身開始就要在性字上面要求去研究、要認識自己，認識我們每個人自己都有這個本性，然後一切學問，

都要從這上面來追求，追求明瞭自己有這本性，就跟佛家的明心見性是一樣，這是學問的根本。然後怎麼樣去把自己的心性能夠開發出來呢，就是去我們每個人的一種、人人都有他自己的習氣，不好的習氣很多，我們這一生以外還有過去世、前生又有前生，在世間一生一生的，染的那些習氣，習氣多得不得了，那個都是自私自利的。自私自利的那些惡習氣，把我們本性遮蓋了，我們雖然有本性，自己不能受用，所以那些惡習氣造成我們有生死，有種種的煩惱，種種的痛苦。我們要學道的話，為了把自己本性開發出來，就要去自己的那些惡習氣，這就是脩身。

脩身在家裏來講，我們跟家裏的人相處。一個家庭裏面，最簡單就是夫妻兩個人，夫妻兩個人彼此都懂得道的話，彼此都知道要把自己的惡習氣、私心，把他斷除掉，這就好了。彼此都能善意對待對方，這對夫妻是了不起的，是一個模範的夫妻。有了兒女的話，你這個家庭裏就是一團和氣，幸福美滿的家庭，在社會上可以作人模範，這就是脩身，然後可以齊家。有了齊家這些工夫，書念多了，你可以從事政治，可以治國。治國你把自己國家治好了，不必講平天下。你把自己國家治得有條理，一切都上軌道，別的國家就跟你來學。你不必用種種的武力去征服人家，

就儒家的學術來講，你要實行王道。實行王道，你怎麼樣對待你自己本國人，也要怎麼樣對待其他國家的人民，平等的看待。你有這種道德，世界的那一個國家的人，都來向你學習，你就能夠平天下。所以學的範圍，就是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這是非常具體的一個學習的範圍。簡單的是這麼說，你要分開來講如何脩身，如何斷除自己習氣，那就是好好學了，不是三言兩語的能夠講得清楚，以後《論語》裏面，時時、那一章都會提到的。

○有子曰：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。

有子是孔夫子的弟子，他名字叫有若。在《論語》開始的時候，第二章就用他的話，因為有子在孔門之中算是一個長者。他的同學們都講，有子之言似夫子。有子，講的話，很像孔夫子說的話，所以在這一章就記載他講的這一段話。

「其為人也孝弟」，一個人能夠孝弟，孝是在家裏對於父母孝順，盡到孝道。弟就是對於家裏的哥哥姊姊，能夠盡到弟道，弟道是尊敬比他年紀大的兄長。一個人能夠孝弟的話，「而好犯上者」，然而你說他犯上，犯上是不順從在他上面的人，比如在公家作事情，不順從他的長官。在那個時候，比如說一個國君，作臣子的不順從國君，這叫犯上。犯是冒犯，好是什麼呢，好是以犯上為好，這是更壞了。所以一個人要是盡孝道、是個孝弟的人，你說他好犯上「鮮矣」，鮮就是少。

再進一步說，「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」平時不好犯上，對於在上位的人，不去冒犯他。上是在他上面的人，你說這個不好犯上的人，說他好作亂，

未之有也，沒有這回事情。由這裏可以看到，聖人的教育，前面我跟各位說學的範圍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孝弟這就是脩身，脩身好了，他不會犯上的。有，也有的，但是少，太少了。再說，不好犯上的人，他作亂，可以說是完全沒有。

「君子務本」，君子就是讀書人、學聖賢的人，務本這個務字有很多種的講法，當趨向講，比如說學聖賢，他的心就向著學聖賢這個路上走，這就是務。另一種講法當求字講，務本，君子學道，一開始學的話就要求根本，從根本地方來求，這是務本。「本立而道生」，根本能夠立得住，比如說孝弟，學孝弟就是根本，在孝弟之道學得有成就了，能夠立得住了。所謂立得住是什麼呢，自己學著孝弟之道，不受外面社會上那些一切誘惑。外面拿種種的那些財物、種種好的條件來引誘，你不必在家裏行孝道了。你就是拿再多的財富，拿政治上再好的位置給你，你不為所動，孝弟之道就立得住了。根本立得住，這個道就從這裏發生了。

再講，強調孝弟之道這麼重要，「孝弟也者」，也者這兩個字是語助辭。意思就是講孝弟這兩個字，他是什麼呢，「其為仁之本與」，其就是指定辭，指的孝弟，孝弟他就是仁的根本。這個與字是一個語助辭，經典裏面是這一個與字，我們一般人

學的時候，與在右邊加一個欠字，是那個歟，與這個話說得很緩、很活動的語氣，其為仁之本與。

這一章經裏面，古人的注解有一些爭執的。怎麼爭執呢，各位看看第四頁雪公講義，雪廬老人他老人家，在講到這一章經的時候，寫了後面的講義。後面這個講義，我不要一個字一個字的來解釋，大意思跟各位說一說，各位在課外的時間，自己要好好看一看。重要的就是後面孝弟其為仁之本與，孝弟為什麼是仁的根本。這在宋儒，朱子的老師是程子，程子是兩兄弟，指的是弟弟程頤。程頤就講，他說孝弟不能說是仁的根本，孝弟是學仁的一種作用。仁是一個性，就是天命之謂性的性。程子講仁是性，性之中、這個性字裏面只有四個字，仁義禮智。他把仁字解釋為性字，仁既是性字，性裏面只有仁義禮智這四者而已，這個仁字之中那裏有孝弟，沒有孝弟，這是程子的講法。由他這樣的解釋，所以到後來，程子是宋朝人，宋朝後來還有元朝，宋元明清到民國時代，形成兩派，有的贊成程子的這個講法，有的是照有子講的孝弟是仁之本。我們老師在這個講義裏面就舉出來了，仁是什麼呢，仁的內容，如果照程子講，仁裏面沒有孝弟，只有仁義禮智這四個字的話，那孝弟用

處是什麼呢。

孝弟根據《中庸》裏面講，「仁者人也」，仁是人字邊，左邊人字邊右邊是個二字，所以仁就當人字講。雖然當人字講，但是這個仁跟這個人字有點不同的，這個人字邊加個二字二人，二人這個仁，按照《中庸》裏面解釋，《中庸》說「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。」什麼叫親親，就是家裏天倫的關係，父母對於兒女，從天性裏面發揮出來的就是慈愛，佛家講的慈悲，儒家講的仁慈。這個仁慈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，從本性裏面出來的這個仁慈是什麼呢，按照《中庸》裏面講親親為大，父母對於兒女這個仁慈，本性就是這樣，他不是學來的，天然而有。那麼兒女對於父母講究孝弟，對父母講孝順，對於兄長講弟道，這也是親親，親親為大。兒女對於父母孝順的話，也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。仁，這個仁字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，在《論語》後面就講到，孔子講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所以這個仁德都是從道裏、從性裏面出來的。《中庸》接著講親親為大，親親為大就是孝弟，在家裏講親親之道，父母怎麼樣待兒女，兒女怎麼樣對待父母，就是一個孝一個慈字，慈孝，這是親親，你說孝弟不是仁的根本嗎。

除這個以外，《孝經》裏面，《孝經》是孔夫子對於曾子講的，「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」孔子說孝是德的根，孝就是道德的根。如果這樣說，孝不但是仁的根，而且是道德的根。我們把這個有爭議的地方，特別說出來。說出來之後，在這裏我們是根據《論語講要》來研究，將來各位自己要深入的去研究的話，當然要參考其他的很多著作、很多的注解。在這裏你把這個要點把握住了，然後你看宋儒的注解、漢儒的注解，明清的以至於現代人的注解，你看得明白了，他是那一家的，所謂就是各有門戶之見。我們今日之下研究《論語》，為的什麼，為的學道，不必維護那一門那一家的，那一家說得有道理我們就採用，一切以道為準則。

再就這兩章來講，根據雪廬老人講，前面第一章孔子講求學是整體的，總體的講求學的態度。第二章是有子講的，講的就是根據前面〈學而〉那一章來的，我前面也說了，學的範圍是什麼呢，就是《大學》裏面講的，《大學》是曾子著作的。《大學》裏面開頭就講，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，在親民」，這兩綱。一般講《大學》有三綱八目，雪廬老人在講《大學》的時候，講這個科判，兩綱八目。兩綱，第一綱就

是明明德，自己脩持的工夫。第二綱，親民，要度化他人。自度度他這兩綱。《大學》第三句，「在止於至善」。止於至善就是把這兩綱自度度他，自度是明明德，自己要明心見性、要證果。親民呢是教別人、教天下人，也能夠明明德、也能夠證果。這兩者作到最圓滿的地方叫止於至善，兩綱一總結。後面八目呢，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」，這是屬於明明德這一綱，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，屬於親民的這一綱，二綱八目，這是前面〈學而〉時習之的學的範圍。雪廬老人就講，學的有內在的，有外在的。內在就是明明德，它有四個條目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。外面的用出去就是親民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往外用出去。就內來講，內在的是脩仁的根本。外邊的用就是實行，內在就是自脩，自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。因此孔夫子前面講的學而時習之，講的學就是仁，學以仁為中心。仁又分為內在的自己脩行，往外度化別人的行仁，全體就是個仁，學習這個仁字。

為什麼只講學仁，前面有個道德怎麼不講呢，道就是本性，真空，那是抽象的，德也是抽象的，沒辦法講。道，你怎麼講，本性究竟是什麼樣子，沒辦法講。所以孔夫子的學術，教人求道就是從學仁、從這裏講。仁有內有外，因此有子講這一章，

講孝弟就是脩身。《中庸》裏面講，脩身要拿什麼脩身，學這個道。道是怎麼學法，學道，你就從學仁上面開始，所以脩道就是在這個仁上面。

一個有孝弟的人，犯上，很少，這就是齊家。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，未之有也，這就是治國。同時在《大學》裏面也講，一家仁，你這個家庭裏面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，夫婦互相尊敬，一家行仁，你這一家就是仁者之家。其餘別的家庭就來向你學習，他會比較出來，你這家庭裏父慈子孝，夫婦兄弟都是這樣一團和氣，都是尊重對方，你這家庭裏是幸福美滿。

相對的來講，比如說現在大家可以看得出來，那個家庭都有問題，問題怎麼出現，每個人自己那個惡習氣很多，自己不承認。每個人都把自己看作是個大好人，把對方看成是不好，沒有他自己好，這問題就出現了。孔夫子教育就說換過來看，時時刻刻要反省自己，我對人對不起、對不起人家，我要好好的拿善意待人。只看自己有過失，不要看對方，對方有過失我們要原諒對方。跟現代人相反地，你能跟現代相反，你家庭裏就好。別人那樣的話，你看現在家庭裏就是一團糟，家庭裏面沒有什麼安全感。所以能夠行孝弟之道，犯上就是很少，這個家就齊了。你這個家

齊了，其餘的人就來羨慕你，就來向你學。從近處到遠處，你能夠把聖人所講的這個道、學仁的這個道，能夠逐漸從近處到遠處傳播出去。全國的人都不會作亂，這個國家就治好了、國治了，所以《大學》裏面講，「一家仁一國興仁」，這是講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學問。這個學問都是從仁開始學的，從這個仁興盛起來。

所以有子講這一章經文，就是用這個孝弟之道，是學仁的根本。這一章經文講的就是教我們學仁，是接著前面那一章來的。孔子教我們求學，就是《大學》裏面兩綱八目，仁是重點、仁是學習的中心。所以有子講這一章就是講仁學，學仁，孝弟作根本。大家這一章就這樣研究，把經的本義研究出來了。我們學《論語》是要學道，學道就是自己實行的工夫、就是脩行。從孝弟開始學，知道之後馬上就這樣學，孔夫子教人就是這樣教法，孔門那些弟子們也是這樣學。

這章書講到這裏，大家知道孝的重要。孝為什麼重要，為什麼是仁的根本。一個求學的人，尤其是我們學中國文化，首先就要學成爲一個君子。君子是什麼呢，我們一想，我們到人世間來，兩手空空的，沒有帶任何財物來，我們這個靈魂一入了母體，就吸收母親的血肉，然後才逐漸逐漸在母親胎裏面，才養成我們人的形狀，

原來我們的身體就是父母給我們。你要講君子在世間，「受人涓滴，報以湧泉」，你在口渴的時候，人家拿一小杯水給你解渴，你將來要報答人的恩情。湧泉從地下那個泉水，冒出來那麼多，你要拿那麼多來回饋人家，君子是要這樣，要報恩。講到根本地方，我們這個身體，就來自母親，除了身體以外，一生下來我們什麼也不懂，自己也不知道吃怎麼吃法子，解大小便也不知道解，隨便解出來，那個母親剛剛第一胎養的小孩子，她也不怕髒，給你抓那個小便大便，她也不怕，母親是這樣的。講到我們人在世間，接受父母的恩德，誰能夠比，如此這樣的恩德不知道回報、不知道孝順，那就違背了自己的天性、違背自己本性。所以講這個孝，任何人都要從這上面來開始學，孝道脩得圓滿了，仁就圓滿。仁圓滿了，學問就是德、道那個本性就開發出來。

三皇五帝時代堯舜的舜帝，就是從孝字學成為聖人，這樣看起來，孝字怎麼不重要呢，怎麼不是仁的根本呢。我們知道這個理論的根據，我們學道就從這裏開始學。我們學佛的道場，當然鼓勵人家要到道場裏面作義工，要到外面度化眾生，你行菩薩道，當然要到外面度化眾生。但是家裏的父母你先去度化他，家裏的任何一

個人，你要去度化他。所以學道講孝弟之道，這也是最具體，就從這裏開始學。以這個根本推己及人，惟有推己及人，自己在家裏是一個孝子，你到外面是尊敬外面的老年人，那你是真心來尊敬那些老年人，那你的虛假沒有啊。不是跟政治人物一樣的，要競選的時候才到外面講演。必須自己在家裏是真孝子，到外面、在古時講，在朝廷裏面是一個忠臣。在今日之下，你在家裏是個孝子，你到外面競選的時候，你對於選民你才能盡忠，你開出的支票才能真實的能夠兌現。對於那些貧窮的老年人，你才真正的來關心他，真正的來想替他解除貧窮困難的問題。這是從孝開始，這樣作一方面就是弘揚這個道，實實在在就是自己明心見性，工夫就是從這裏作出來。

○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

請各位找到《論語講要》第八頁，我們開始研究。〈學而篇〉前面我們已經研讀了兩章。第一章是講我們求學，整體的講，我們怎麼樣的求學，所求的學術範圍在那裏，第一章是很重要的。第二章是講仁，我們求學範圍固然很廣，從脩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，重點就是學道，這是中國文化它的特點，所謂學道就是要成就聖人。學道從那裏開始學，道是非常不容易了解。儒家講的道跟佛家講明心見性是一個意思，佛法那些大乘經典裏面，教我們了解自己都有本性，每部經都是這樣講，不容易的。儒家講的道也是如此，道不容易了解；講德，德也不容易了解；那就講仁了，這個仁比較好懂一點。所以在第二章就是教我們如何學仁，仁的根本就是講孝弟。

現在講第三章，還是繼續講仁。這個仁雖然我們學起來比較容易一點，但是也不那麼容易的。比如在《論語》，孔子那些弟子，來問仁這個意思是什麼，希望孔子把這個仁字，說一個定義出來，但是這個仁不能像我們世間其他的學術，給它一個定義，這個仁沒有一個一定的定義。孔子那些弟子問仁，孔子解釋的因人而異，

都不相同的，可見得仁的意義非常廣泛。

這一章是孔子講的兩句話，「子曰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巧言這個話說出來很好聽，這個人很會說話，他所說的話，人家一聽就能接受，這就是巧言。令色呢，一個人的面貌由顏色表現出來，所謂令色，用很好的能夠讓人家一看，就對你有好感，這叫令色。孔子說巧言令色，巧言是言語說話，令色就是在面貌上顯出來，可以取得人家好感的那種顏色，這在孔子說起來鮮矣仁，矣字是一個語助辭，鮮當少字講，這樣的這個人仁少。古人注解也說是沒有仁，沒有仁說不通的，鮮矣仁少仁而已。因為學問之道要研究，研究什麼呢，佛法講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儒家也是如此。儒家孔子講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，那個性，性就是真如本性，這個真如本性我們每個人都有。既然人人都有，那這個仁從那裏出來的，仁從道德的德出來的，德又從那出來，德又從道、從本性裏面出來的。既然我們每個人都有仁、都有本性，那麼講到仁的話，你說這個人沒有仁，這個講不通。只能說某人他不好的習氣太多了，他的仁慈這方面用出來的少，不能說沒有仁。

比如雪公過去講這一章，曾經提過舉的例子，在歷史上比如說曹操，曹操這個

人可以說是不好。但是他作的事情，也有一些合乎仁的事情，蔡中郎的女兒被異族俘虜去了，他還是幫助她，花了很多錢幫助她，把她贖回來了。南宋的秦檜好像也不好，但是他也曾經阻止北方的異族到南方來，避免屠殺很多南方人，這樁事情也是他的善行、也是仁。所以對於任何一個人，不管怎麼樣罪大惡極的時候，也不能說他沒有仁。他的哲學基礎，就是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懂得這個道理的時候，我們講儒學，儒學是勸人都要學聖人，佛家勸人的是，釋迦牟尼佛到後來就講人人都能成佛，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凡夫眾生，最後都能夠成佛的。儒家也是這麼說，人皆可以為堯舜，堯舜聖人的話，他的生死問題也了了。孔子是聖人，他自己生死早就了了。像孔子、堯舜及堯舜以前那些帝王都是聖人，我們研究中國文化，目的在什麼呢，就是要自己學作為聖人。這個聖人理論的基礎，人人都有這個本性，把自己本性完全開發出來，這就了了生死了，成為聖人了。所以我們研究《論語》，基本的理論先要明瞭。

所以在這一章經裏面說鮮矣仁，孔夫子講鮮矣仁，你不能把它解釋成沒有仁，那就是解釋錯誤了。這一章教我們主要的是，我們脩道在世間辦事情，總得要認識

人。脩道方面，佛家說你要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，儒家也是如此。後面就講到了，要主忠信，必得要親近善知識，那個人就是善知識。人既是善知識，很多像我們眼看現在，無論是國內國外的這些凡夫眾生，惡的習氣很深，他絕對不會自己說是個巧言令色的人。愈是惡習氣多的人，愈是自己誇獎自己、自己稱讚自己，絕不承認自己有什麼過失。因此孔夫子在這裏，教我們怎麼樣辨別這個是仁，有仁心的人。有仁心的人，要看看鮮矣仁，鮮矣仁就是他的仁心，不容易用得出來，也就是說雖然人人都有真如本性。他一待人接物、一辦事情，都違背了他的真如本性，違背了這個仁，這樣的人很多。因此我們脩道也好，在世間作事情也好，總要認識人的。

認識人在這一章經裏面，孔子只說了兩句話，因此雪公、就是雪廬老人，為了要我們對這一章經，有深一層的了解，後面有講義，各位看第九頁的雪公講義。先看考證，考證是雪公在《論語》裏面、在《禮記》裏面引用出來的這幾條。第一條，「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。」這是在下論〈季氏篇〉裏面，九思就是說，一個讀書脩道的人，包括在辦政治的人，你的言語行為有九種思考，這裏只舉出四端。舉出四

端都與這個經有關係的，因為他講一個言一個色，可以在這四條、四端裏面，給我們認識這一章經的時候，認識人的時候，一種參考。所以說「以其為言與色，可以為取法者。」取法，取來效法的。那麼這四端是什麼呢，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。」色，就是我們跟人家見了面，跟人家談話或者跟人家來往辦事情，都是面對面的，我們這個面部的表情、這個顏色。跟人家來往的時候，溫，要想到我們對人，我們這個表情要溫和。溫是什麼呢，溫的反面冷酷，給人家冷酷的面孔，那人家不歡迎的。溫和的待人，人家就感受到你這個人很熱心，對人有善意，就是色思溫。貌思恭，色與貌有一點不同，同樣我們這個面，我們的面有眼耳鼻口，形成在我們這個面上，這就是貌、面貌。面貌它是眼睛長在那裏、鼻在那裏，它都固定的。這個色呢，不是固定的。色有的時候，面孔感覺很冷，冷形容人家那個氣、氣色，這個氣色有溫和的、有寒冷的、有涼的，形容一個人的那個氣色，叫作面有霜氣。霜是什麼，在內地冬天天下霜那個霜氣，面上也沒有下霜，但是那個氣色一顯出來，叫人家心理一看，感覺到心理很寒，叫霜氣。這個有變化的，有寒、有煖、有溫和，這個色它有變化。貌呢，人的面貌長怎麼樣就是怎麼樣，但是要恭，所謂恭的時候，跟人家見面總得要拿正常的這個面貌，跟人家接觸。所謂正常是什麼呢，

我們對人說話，眼總要看著對方，眼注意對方，跟左邊的人談，你要轉過來、身體轉過來，你要看左邊；跟右邊人談時，身體轉過來正對他，身體跟面部一致的。不能說我坐在這裏，我要看左邊的，眼這樣看過去，看右邊這樣看過去，那可不行，那就不正，這就不恭。不但待人不恭，自己也失去莊重，所以貌思恭。言思忠，言語，忠是什麼呢，忠是忠實，說出的話就要負責任的，說到就能作得到，不能說我答應朋友作到的事情，一轉身就把事情忘記了，那可不行。答應給人家作事就要辦得到，言思忠。事思敬，作任何事情要敬，你作那一樁事情，就要把這事情作得很妥善，不能馬虎的，要求到百分之百，不能有所欠缺。當然我們作事，你要是每一樁事情要求百分之百的作到，那是很難。但是要求是這樣要求，雖然有一些欠缺作不圓滿，你在開始要作的時候，自己總得要有這麼樣要求的，這就是敬。敬就是不能夠有一點，啊，這個辦不好沒關係啦。自己是辦到半路上，自己或者就是不作了，這可不行，這個就是在言行方面。

下面子夏，在後面下論裏面講的。「君子有三變。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」這是子夏講的。君子有三個變，怎麼變化呢，實際上君子本人沒有什麼

變的，就是別人跟君子相處的時候，距離有遠有近，別人對君子的觀感有三種變化。望之儼然，儼然是當作莊重講，比如說孔子，別人遠遠的看見孔子，孔子很莊重的。卽之也溫，等到跟孔子見了面，卽就是跟孔子見面了。溫，孔子在遠望是那樣莊嚴、那麼儼然，一見面的時候，是那樣溫和。聽其言見面之後一談話，聽孔子一講話的時候。厲呀，這個厲不是厲害的厲，是言語處處都有規矩，這話說出來都是合乎道理的。無論在什麼時候，都可以由他人拿來取法的，都有教化的作用。這是佛經裏面所講的八正道裏面的正言，這個言語非常正確的。聽其言也厲就是他的言語都是正確、有規矩，能夠作人的法則。

第三條從〈曲禮〉裏面引用來的，《禮記》第一篇就是〈曲禮〉，他說這兩句話「儼若思，安定辭。」儼就是前面講的很莊重，就是一個人坐在那裏也好，站在那裏也好，那個身體很莊嚴。莊嚴得像什麼呢，就像這個人站在那裏思想一樁事情，或者坐在那裏想某種事情，想得入了神了。一入神的時候，身體在那裏很莊重，不會亂動的。儼若思是講他的行，身體的行為就像思慮一件事情，那麼樣莊嚴凝重不輕浮。那麼跟那個儼相反的，各位可以看看電視裏面，那些表演的，沒有一個人能

夠說得上他是儼若思。為什麼呢，現在的教育、文化的傳播媒體，都是提倡大家活潑，不要那樣刻板。他們把儼若思身體莊重，認為太刻板了，身體愈亂動愈好，就表示這個人很活潑。其實他不懂，〈曲禮〉是《禮記》裏面的一篇，禮是教我們，能夠受用的是什麼呢。你學道，學道就是我們的言語行為，都有一個一定的準則，都能處處合乎規矩。有了規矩之後，我們一切言語行為，才是最有效的用出來，把那些沒有有效的廢話、那些亂的、錯誤的行為，有規矩把它淘汰掉。研究心理學的人都知道，一個行為，你要按照規矩，你走路也好，按照規矩走就可以避免那些邪路。你研究那一種學術也好，你要訂出計畫來，然後按照計畫來研究、來發展。訂出計畫來，這個計畫就是規矩訂出來，就按照這個計畫、按照規矩來研究。你不能說按照規矩、按照計畫，這是刻板的，不好。計畫訂出來，然後我要怎麼作就怎麼作，不按照計畫、規矩作，那你這就亂，你什麼時候能夠研究得出來。那些動物像猴子、狗，那個心理學家把牠作實驗的話，拿一個東西叫牠來，不斷的讓牠付出那種錯誤的行為，最後找到一定的行為、一定的一個規矩出來了，然後成熟，牠就可以拿到那個東西。在這個之前，經過多少次的錯誤在那裏試驗，動物是如此。我們人跟普通動物不相同的，不要說我們每作一件事情，都要由我們自己先去試驗試驗，我們

一個人生下來到長大，這個時間多麼短暫。自己不要經過試驗，就接受前人的、已經研究成功了，作為我們行為的指導，這就是遵守規矩。我們按照前人的經驗，用文字寫下來、先王講的那些道理、定出來那個禮的規則出來。我們這樣作的話，不要自己來試驗了。禮比如說，過去都有講，在家裏用的東西，你用那個東西，從那裏拿來的話，用完了就要放回原來地方。過去家裏家長教他的兒女「動物歸原」，動就是搬動了，搬動任何的物品，用完的時候要歸原，歸還原處。第二次再用的話，不用到處找就知道在那裏，這就節省多少時間，家裏的用品是如此。我們脩行待人接物，按照聖人制定這個禮，我們照禮上去作事情，照禮上去待人，錯誤的沒有了。我們往往在社會上跟人家相處，或者是得罪了別人，或者是讓人家受不了我們無意之中對他的傷害，為什麼呢，我們不懂禮啊。不懂禮，我們跟人家相處往往叫人家受了傷害，我們不知道，這就自己吃虧了，讓人家結了怨了。然後我們在外面作事情，人家來給我們障礙，這個障礙從那來的，我們也不知道。所以按照禮來待人，不會有錯誤的。

〈曲禮〉說，儼若思，安定辭。安定辭是言語要安定，言語怎麼安定呢，說話

要簡潔明瞭。這一句話用三五個字表達，你就用三五個字表達，千萬不可以像現在的人，要好幾句話表達一個意思還表達不完全。說了半天人家還不知道，你是什麼意思，說的什麼，那就不是安定辭。安定辭這一句話最簡單的兩個字，一個是主語一個是述語。比如說飛花落葉，飛花是兩個字，落葉是兩個字，飛花是一個辭。你變成花飛，那就是一句話了，花變成主詞，飛是一個動詞，一句話、一個句子就造成了。那麼說話也是如此，這是安定辭。

「又曰」，後面也是〈曲禮〉裏面講的，「禮不妄悅人，不辭費。」這禮上面不要妄，妄是虛妄的，悅人是討人歡喜。一個君子、讀書人、脩道的人，不要隨便取悅於人，就是討人家歡喜。無緣無故的對於某個人討人歡喜，那幹什麼呢，就是要從他那裏取得一些好處，才這樣作。一個正常的人，我們跟人家來往，說話是正常的，行為也是正常的，所以不能夠妄悅人。有悅人的時候，就是朋友之間談話，談到兩個人都是高興的時候，就是兩人能夠歡笑，這個就可以。但是沒有什麼原因的話，來取人家的歡喜，那就是失去君子之道。不辭費，什麼叫作辭費呢，你的話說出去沒有用，沒有用處的。這個費是費了很多的言辭，其中沒有一句話是可靠的，

不要那樣說話，這叫不辭費。

這幾條後面就是按語了，這是雪廬老人從經書裏面舉出來，這四條都是因為我們不了解，什麼叫作巧言，什麼叫令色，舉上面這四條出來讓我們了解。所以後面按語說了，「此四端」，四端就是上面舉出來那個四條，「皆言色之誠中形外」，都是言語以及面色、面貌，誠於中形於外。什麼叫誠於中形於外呢。這個人是善意的待人，他見到人面貌一定是溫和的，也不是勉強的對人家那種諂媚的笑，也不是冷笑，用溫和的，這是在心裏面而形於外。「於人信而不欺」，仁者人也，故不害仁，所以自自然然的沒有巧言令色這種流弊。再呢，這一章是提出鮮仁之人，正好跟前面講的尊崇仁是互相照應的。由後面舉這個考證例子，我們知道這巧言令色可以辨別出來。不然我們看看佛家也講，某個人他辯才無礙，我們普通跟巧言很難辨別。你從雪公講考證這幾條研究，這個巧言絕對不是辯才，這認識清楚了就很管用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○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。為人謀而不忠乎。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。傳不習乎。

曾子是孔子的一位大弟子，他姓曾名字叫參，曾參。他的字叫作子輿，因為他的字叫子輿，這個參也可以讀驂，一般是讀參。他說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他說我、吾當我字講，日是每日、就是每一天。三省，省是省察，身是自身，我每一天都要以三件事情來省察我本身。省察也可以說反省，反過來省察自己。那三樁事情，第一「為人謀而不忠乎」，為人就是替人家，或者幫助人家。幫助人家謀略一件事情，設想一樁事情，那就要很忠，很忠實的給人家計畫，給人家來設想。

「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」，朋友在儒家經典裏面講，在五倫之中一倫。五倫之中家庭裏面，夫婦、父子、兄弟這個三倫。三倫父子兄弟是天倫，夫婦呢，原來是沒有結婚，兩個都不相認識，結了婚以後有了兒女了，也就變成天倫了。沒有結婚那是道義之交，經過道義之交然後結了婚，養了兒女，這個也是天倫。所以家庭裏面有三個天倫。外面呢，上下的關係，君臣、上下。古時候講君臣，在現在來講，政

府裏面有機關主管、機關首長。機關首長下面有各單位的主管、屬員，這就是上下關係，也就是古時候君臣關係。就國家來講，國家有國家的領袖，政府裏面各部會的首長，跟國家最高元首是君臣關係。那麼平等的，朋友關係，一個上下關係，一個平等關係，把外面所有的人，把他結合起來了。所以中國文化講五倫就夠了，不要在五倫之外還加上一倫，講六倫、講七倫。那個不合乎這個組織，聖人講這個五倫，講得非常完備。

而且這個五倫，就中國數學的哲學來講，數學這個五，就物質來講金木水火土五種。方位來講東南西北中。就人的身體來講，有五臟。人的面貌來講，有五官。身體講五體，五體投地的五體，都講五。五是數目一個基本的、完整的一個數目字。它的含義多方面的，就人的心理、精神、道德方面來講。仁義禮智信，所以五常、五倫，講五個，不能少也不能多。他有他的學術含義，這個含義不是隨便定的，這是天然如此。講禮樂，禮樂有五禮，吉凶軍賓嘉五禮。樂呢，樂的音樂五個聲音，宮商角徵羽。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和好的音樂一配合起來，譜的曲子一演奏出來，叫人家一聽，心氣和平，身體的精氣神運轉得非常和諧。所以聽音樂的時候，特別

是中國的國樂，常常聽好的國樂，就能使我們五臟正常的運轉。那些奇奇怪怪的毛病都不出現的，心理是和平、心氣和平。一個脩道的人，就在這樣生理心理都能常常在那運轉，他沒有任何障礙。脩道好處就是學到《華嚴經》所講的無礙，到了無礙的境界。

我們在人世間，自己作事情，跟人家來往，處處有障礙。障礙在那裏，不能怪別人，自己沒有處理好自己的行為、心理。自己心理或者行為，按照聖賢所講的五禮、五樂，平時都養成那種脩養，我們那裏都沒有障礙。對自己身心和平在那運轉，你對待一切人，沒有任何惡意的，都是拿善意的跟人家相處。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也好，互相的攻擊，自自然然的沒有，不會發生的。所以中國講五倫，朋友就是五倫之中一倫。他既是在五倫之中一倫，朋友跟君臣一樣的，君臣是道義之交，朋友也是道義之交，所以注重一個交字，交是互相來往。朋友互相來往，交最重要是什麼呢，是個信字，說話要誠實不要欺騙對方，這就是信。信這個字你看，左邊是個人字，右邊是言字，人言為信。凡是任何人說的話都要信，不信的話就不是人說的話。中國的字，那一個字都有它的含義，所以朋友交要信。

「傳不習乎」，傳是什麼呢，傳授學問，傳授道德。曾子是跟孔夫子學，孔夫子把學問，以及脩道的那些方法，傳給曾子。曾子跟孔子學，他每天都想老師教給我的學問，我有沒有習呢。習，不是說把老師講的那個學問，聽明白了就學到，沒有啊。孔子教他，比如講忠恕之道，恕是什麼呢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待任何人，都不能把自己所不想做的事情要加給別人作，那就違反了恕道。必得要這麼作，才是習呀。只懂得道理不去實行、不去練習，那學問學不到。所以曾子說傳不習乎，夫子傳給我的學問，我有沒有照這樣作呢，有沒有這樣習呢，這是練習，這個道理也不那麼容易了解。我們讀書也好，讀了之後，不能說一讀了以後永久記得，沒有那麼回事。古人讀書，在私塾裏讀書，一定要背誦，比如說曾子曰這一章，今天背熟了，背熟不算，明天還要溫習，明天不溫習，恐怕今天背熟了，過了幾天又忘了。明天溫習，後天還要溫習，溫習到最後大概不會忘記了，他又另外一章再學習、再溫習。所以這個習字所講這個道理，他要溫習不要忘記，有兩層意思。這是曾子跟孔子那裏學來，他要反省我有沒有溫習，有沒有去這樣學習、實行呢。再，曾子後來他也教學生，把這學問傳給他的學生。他在講給他的學生聽的時候，不能說從我的老師那裏學來，我拿出去講就可以了，不那麼簡單。他跟孔夫子學，他有

他學習的能力，他的學生來跟他學，他的學生有他學習的能力，學習能力有淺有深，能力有好的有不好的。他在教學生的時候，在去教之前，自己要溫習。這個溫習怎麼溫習法子呢，當然基本的，比如說講這一章，把這一章字義要講明白，每一句話的意思要明白、要講清楚。再呢，你這樣講，你的學生聽得懂聽不懂啊，你要替他想想，他如果聽不懂，你怎麼辦。這都是在教學生之前，自己要習，要溫習，假設那學生他聽不明白的時候，怎麼辦。

雪廬老人那時候在中興大學教詩選，講一遍，問學生你聽明白沒有啊，他老人家講的當然是大家一聽就明白了。但是也有一些少數也聽不明白，雪廬老人就說我跟你再講一遍，不照原來那樣講。他的意思就是說，我再照原來那樣講，你還是聽不明白，我換另外一個方法再講，那就聽明白了。傳不習乎，在講之前的習，就是設想那些種種的可能問題。這樣你當老師，才盡到老師的責任，所以傳不習乎是兩方面的，從孔子那裏學來的自己要習，他教學生的話也要習。雪廬老人那時候講經，他說，那是星期三晚上講《華嚴經》，我晚上講兩個小時，我這一整天都要準備，都要在那習。他準備《華嚴經》的清涼國師澄觀大師《疏鈔》，那個文字我們看起

來，很難看得懂，雪廬老人那看不懂，他一看就明瞭，他老人家那種古文學的脩養，一看就明白。為什麼還要一整天的在準備呢，他看那麼多人來聽的話，他就預想，那些人聽得懂，那些人聽不懂。他講的時候，這個意思講了以後，再從淺處再講一下，好，全場的聽眾都明白了。所以，那個時候講經，是這樣預備法的。

曾子這裏說，我每天要拿這三樁事情，來反省我自己。為人辦事情，我有沒有忠心耿耿的，來替人家謀這一件事情，與朋友交我有沒有作到那樣信實，傳我有沒有習。這一章的重點就是忠信，傳不習乎也是忠信。

後面雪公講義各位看看，指出這個要點了。在《禮記》〈大學篇〉裏面就講，「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。」君子有大道，君子學的就是大道。你怎麼樣能夠，把這個大道學得好，怎麼樣證到這個大道。必須從忠信這兩個字上面來學，忠信得到了，就能得到大道，必須以忠信來得，得這個君子大道。我們現在要學儒什麼呢，就是要學成就聖人，成就我們自己。孔夫子是我們的至聖先師，是我們大家的老師。孔子所以成為聖人，是因為他把自己本有的真如本性，完全開發出來了。我們也要把自己的真如本性，開發出來，我們就成為孔夫子，這就是大道。要成為孔夫子，

把我們的本性開發出來，就要從忠信來學。作一切事情，待一切人，都要講忠講信，缺少一點那就不圓滿。

本篇就是〈學而〉這一篇，「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。」無友不如己者，你要交朋友，也要在忠信這兩個字上來看。這個朋友他是不是有心要學忠信，他如果說與忠信是違背的，他說話處處說那些虛假的話，辦事情也專門為他自己、滿足他自己私人慾望的那種行為，這就不忠不信。這種不忠不信的人，千萬不可以跟他交朋友。前面講巧言令色，巧言令色你怎麼辨別他呢，有些人就是對你好、我對你友好，我對朋友比對我自己父母還好，你一聽這個話，相信不相信他。人在天地之間，人到世間來，所受的恩德，那一個朋友能夠比得上自己父母。父母的恩德是天地高，他跟你說他待你比待他父母還要好，這就是假話。如果是真話那更要不得，父母之恩都不知道報答，他要交朋友，這種人更要不得。所以忠信兩個字重要，無友不如己者。友就是他學忠信，我們就可以跟他交朋友。違背忠信的話，就不能跟他交朋友。還有〈述而篇〉裏面，「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。」孔子拿文學，教人家實行，講忠講信，這個四教之中，忠信就占兩個教，可見它重要。

舉出經書裏面的考證，後面的按語雪公說，「道德仁義禮樂，以及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這幾方面均須以忠信為主施行之。」你無論脩身齊家以至於平天下，在今日之下要辦政治，你首先要把自己國家治理好，進一步要幫助世界各國都能政治安定，國與國之間不要有戰爭，世界和平。你要想作到世界和平，忠信這兩個字重要，不講忠信那其餘都是辦不到，所以忠信為主。照著忠信來施行。「具此篤純始得其成」。篤是很厚的，純是純粹，把忠信這兩個字很實在、很厚、很純，能夠行到那樣程度，這個忠信才學得好。「學亦如之」，求學也是如此，「仍與崇仁求學互映」。第一章講求學，二章三章都是講尊崇仁，這一章仁中學，學仁就要學忠信，忠信學不到，你仁學到了，那有這個道理。雪廬講義就把曾子講三省吾身，這三樁事情，讓我們往裏面深處去研究。至於說，吾日三省的日字，三省的三字，古人注解各有各的意見很多。雪公就講不必注意那些事情了，重要的是在三省吾身，三是個數目字，拿這三樁事情來反省自己。日就是每天，你一定要按照古人注解，這個日怎麼講，從今天日出的時候。旦、上面一個日字下面一橫，從今天這個旦到明天這個旦，這叫一日，包括一晝一夜叫一日，《說文解字》那麼解釋。你如果那樣解釋，問題就來了，曾子吾日三省吾身，是白天三省還是晚間睡覺三省，那麻煩了。

我們老師說不必麻煩，曾子的吾日三省，指每天就好了，大家都懂得。每天活動的時間，早晨起來到晚間睡覺之前，白天整天活動，這就一日。所以說「至日字、三字，各注紛然」，不必那樣。「要在省身」，重要的就是三省吾身，這三樁事情來反省自己，這是重點。我們研究學問，研究《論語》那一章，都要這樣研究的態度。「餘不拘泥求異」，不必拘泥求那個對或不對，那是作學問，我們在這裏研究，是為了自己脩道，要點把握住就好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○子曰：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

「道千乘之國」，根據古人包咸的注解，包咸是漢朝人。道當治字講，道千乘之國就是治理千乘之國。乘字讀勝，乘是什麼呢，古時候有了戰爭，國家出動多少作戰用的車輛，前面用馬來拉車，古時候叫作兵車，是作戰用的車輛，就是車乘。千乘，是千輛戰車。能夠在作戰的時候，出動千輛的戰車，這可說是一個大國家了。這樣大的國家要治理可以說是千頭萬緒，不那麼簡單。但是治國平天下，或者我們普通人，你不治國，你治家，家也要治好，道理是一個。

現在講治國。治國，孔子在這裏講，怎麼樣治法子呢。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「敬事」，事是什麼呢，國家大事。你作一個國君，或者幫助國君的大臣子，辦理國家大事。敬是什麼呢，辦每一樁事情都要謹慎，不能隨便，不能草率的。我要怎麼作就怎麼作，我今天對選民宣布一下，我要實行一個什麼政策，宣布之後作不作那是另一回事情。明天我對選民又宣布一個好的、利多的政策，那個不行，那是失去一個敬字，不謹慎。你要宣布一個政策的話，你要替選民長遠的

利益來著想。開始作的時候，開始計畫的時候，你就要替選民想，替全國的民眾想，想這樁事作出來對那些人有利、有好處，愈想愈擴大，對全國的人都有好處。想定了之後，這事情怎麼樣辦，分成什麼樣步驟來，這經費怎麼來，這都是要謹慎，不能隨便亂開支票，支票開出去不能兌現，那個就是敬字談不到。所以這個敬事，替國家每辦任何一個事情，都要謹慎。

「而信」是什麼呢，信是信實、誠實，一點虛假也沒有。你治國為誰治，為全國老百姓治，不能虛情假意的。真誠心，你拿誠信對待老百姓，就算這樁事情，老百姓一般還不了解那麼重要，你治國的人要看得遠。就拿教育來講，一般老百姓不懂得，你國家採取功利主義，作教育政策來教學生的話，家長也不知道。你採仁義道德的，講究忠信的，拿這個作教育政策來教學生，一般家長也不了解。可是呢，雖是不了解，講功利主義到後來，教的學生他的心理很緊張，畢業之後在社會上，又跟人家打拚天下，跟人家爭奪，沒有什麼快樂。教他講忠信、講仁義道德，以這個來教育學生，學生在學校學的時候，只注意自己把這個學問，是不是實實在在的學到沒有，不必拿來跟其他同學來比較，跟人家競賽，不必。在開始學的時候，就

不要跟人家競爭，跟人家爭奪。畢業之後出去在社會上，也不要跟人家爭奪。這樣的學生，從開始學到社會上作事情，他這個一生之中快快乐樂的，一點心理的苦悶都沒有。這種一個是不好的結果，一個是好的結果，一般老百姓不知道。你是國家國君，你知道的話，就照這樣子誠信，實實在在的。相信你自已這麼對待民眾，民眾必然得到他的好處。所以《論語》後面孔子也講，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有一些事情一般人看，他的確沒辦法知道。普通人那裏知道國家的教育政策、經濟各方面，一般人怎麼知道。你只管你治國的人，你要拿良心、拿這個誠信來替他辦事，這是敬事而信。

「節用而愛人」，「節用」，你政府裏面是大國也好小國也好，政府裏的經費、財源在那裏，財源是在民間。你從老百姓那裏徵那些稅來的，老百姓是你的稅民，你一切的財物都是取之於民間。取之於民間，你政府的財物，要使用的時候，要節用不能浪費。一浪費的話就是浪費民間的錢財。節用而愛人，「愛人」是什麼呢，愛人是知道民間這個民生疾苦，老百姓他能不能安居樂業。居也居得不安，沒有職業，失了業，這是民間疾苦，你要替他解決這個民生問題，這叫愛人。

「使民以時」，國家需要民眾來出力氣，來替國家辦事，但是你不要妨礙民間，他自己工作的時候。中國以農立國，農業的時間你不能讓他來，放下農業不要作，來替國家辦事情。

這五者是治國一個根本的方法，孔子講治大國道千乘之國，雖然千頭萬緒，你能夠把握了這五個要點，敬事、信、節用、愛人、使民以時，你治大國治小國一定能治得國泰民安。

○子曰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

這一章講求學，佛家研究、學佛要注重解行並進。解是在學理上面要求其明瞭，行呢，就按照學理所講的方法來脩行。這兩者都必須同時候來用工夫，偏於一邊都不行。這一章經也是這樣的，要研究學問，同時就要根據這個學問來脩行。那麼脩行從那些方面開始呢，這裏就講了，這幾點非常重要。研究學理來用工夫脩行，這是一個根本。「子曰：弟子入則孝」，弟子是求學的人，老師是師、是夫子，學生稱為弟子，跟老師學，老師教他。教的學問很廣泛，但是他的重點第一個就是講孝。入則孝在家庭裏面，對於父母一定要盡到孝道。盡到孝道，才能夠進一步的在其他方面脩養。

為什麼要盡到孝道呢，我們人到世間來，生活所需的，衣食住行這些生活必需品從那來的。一般人是，我家裏有錢，我用錢買來的，當然不錯，這是用錢買來的。假設我們不住在人類社會，我跑到深山野外去，跑到原始的森林裏面去，我們要想

喝這杯茶，這茶葉從那來呀，這個水從那來的。我們要穿衣服，衣服從那裏來。你錢再多，到那個深山森林裏面，買也買不到。這就說明必須在人羣之中，拿錢才能買到這些生活必需品。不說別的，就說我們喝的這一杯茶，農人在山上種的茶樹，在城市裏自來水要多少人的貢獻，那可多了。每一種生活必需品，都有多少人付出的心力、體力，我們才有這一盞茶、才能喝。吃一餐飯，古人講，這一粒米，農人在田裏耕種的話，粒粒皆辛苦，每一粒的稻穀都是辛苦種來的。一般社會人羣，對於我們都是有恩惠的。

再說，我們到社會上，受到這麼多的恩惠，講到根本地方，我們怎麼到這個人類社會來。我們又不是化生的，都是由母親懷孕來的，要經過入胎，在母親的胎盤裏面，慢慢吸收母親的營養，逐漸逐漸才長成一個人，我們這個身體就是父母的。沒有父母我們不會到人間來，不可能到人世間來。一講到這個恩惠，那就是《詩經》裏面所講的，父母對於我們的恩德，你要報答報答不盡，就跟昊天一樣的，「昊天罔極」。你看看無窮無盡的太空，太虛空它有沒有邊際啊，父母的恩德，就跟太虛空一樣的，沒有邊際是報答不盡。對於父母的話要聽從，父母的心，我們要不讓他

為了兒女來苦悶，總之要作一個很聽話的孩子。到了父母年紀老的時候，也沒辦法工作了，那作兒女的不奉養，誰來奉養啊。自己身體就是父母給的，一入胎以後，身體就是由母親來培養，一直培養到成人，自己還沒有就業的時候，都要靠父母。那麼父母年老的話，自己不回過來，不奉養的話，這怎麼說得過去呢。

所以講孝道是天理，天理就是本性，本性上就當如此。不但我們人要這樣，那些動物，過去古人有兩句話，「羊有跪乳之恩，鴉有反哺之義。」那個小羊子，小羊出來的時候，跪在那裏吃牠母親的奶。烏鴉呢，牠有反哺。小的時候也沒有長翅膀，翅膀的毛也沒有、不能飛，靠牠母親在外面採那些食物來餵牠、辛辛苦苦的餵牠。到烏鴉老了，小的烏鴉羽毛豐滿了，養活那個老的烏鴉，反哺之恩。所以天性如此。從這一點我們就知道，《論語》裏面講這個學術，它就是在行為上面來指導我們。孔夫子不講那麼深的道理，講深的道理，一般人不了解。就從孝弟這些脩養、行為上面來開示，教他的弟子這樣學。

孝從本性裏面實行，你能孝，從開始這麼學，作到圓滿的話，本性就開發出來了。開始從聽父母的話，養父母的心，心就在父母身上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自己雖然

不知道，他的本性就起作用了，中國哲學來講，不知也能行。中國古時講這個學問，講「知行合一」，你知道一分就要行，由求學的人來講，知行合一，佛法叫「解行並進」。但是有些人他沒有學習的能力，求學也沒辦法求學，他也沒辦法讀書，那怎麼呢。只要他家裏的父母、外面的一般人告訴他，你要作一個孝子。他就作孝子，他聽父母的話，不知道孝是什麼道理，他搞不清楚，只要這樣作的話，他的本性就起作用。我們念佛的人講，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〉，「淨念相繼」。一個孝子他的孝心一發動了，他這個淨念就出現了，是本性裏面出來的，所以在孝這上面，就能成就聖人。成佛要明心見性、要證果，你從孝這方面，就能明心見性、就能證果。佛經有一部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它就是講孝道的，就從這個孝道上面就能夠了生死，能夠證果。

所以我們講《論語》，外面一般學校裏面也講《論語》，其他社會人士有時候也會講《論語》，但是不經過我們老師雪公，他老人家這樣傳授的話，我們怎麼知道，孝字就有這麼大的作用。只要在孝上面作得圓滿，就能夠成聖人、成佛。在沒有到這種境界的時候，一開始往這上面去學，我們在人世間辦事也好、求學也好，辦一

切事沒有任何障礙。求學得到了根本，你懂得盡到孝，在學校所學的任何科系，有孝這個根本的學問在作指導，都可以把你所學的，那個世間的學問，把它轉變為出世間的學問，它的妙就妙在這一點。所以講弟子入則孝，在家是個孝子，古時候那些皇帝，都是要找一個忠臣。找忠臣到那裏找，「忠臣出於孝子之門」，要找一個忠臣，就要看他在家裏，是不是一個孝子。他是個孝子，到朝廷裏面來作官，作大臣、作小臣都沒有問題，一定能夠盡到他的職位的本分，能夠盡忠。

推廣起來說，一位孝子在世間，待人接物都是拿這個理性來待人，絕對不會損人利己。不損人利己，你在人世間就沒有一切障礙，人家就不會來找你麻煩。就憑這一點，現在學佛的人，你就是說我們怕有冤親債主來找麻煩。你要明瞭這個道理，就在我們平時待人接物，我們不要損人利己。反過來講，我們要捨己為人，捨己為人就是根據這個孝道推行出來的。過去的冤親債主自然而然的，他就是來的話，他也變成不是壞的冤家，是好的冤家，也被你把他轉變為一個好人了。它就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妙用在這裏。所以中國文化好在那裏，就在這些地方。我們不研究不知道，你不往這上面深入的研究，儘管一般人講孝，教小孩子孝，他也不懂得。就是上了

大學，上了研究所，畢業之後，不把這個道理講明白的時候，他也不懂得。他不懂得要是真能孝，這是憑他過去的善根，如果過去善根不好的話、沒有的話，他敷衍，也不是真的孝是假的，那個孝是作給別人看的。你要真正不管他懂道理不懂道理，要他真正的從心裏面、從本性裏面發揮這個孝道，那就非得把這孝字往深處來研究。這才可以真正的教出世間真正的孝子來，也就可以真正改變世間的人心，改變社會風氣，這是入則孝是如此。

「出則弟」，這個弟讀替，也可以讀第，這兩種讀音都可以。出則弟這是在家裏講，先從家裏作。弟根據《皇侃疏》來講，《皇侃》解釋《論語》這一章這個弟來講，他講「善兄為悌」，善兄，善待自己的兄長這叫弟。《邢昺疏》、就是《十三經注疏》裏面的《邢昺疏》，邢昺他講弟是什麼呢，「弟順也」，作弟弟的人要順從他的哥哥。這就是在家庭裏面要講行弟道。為什麼在家庭裏要行弟道呢，這也是根據孝來的。父母對待兒女都是平等，這個兒女是好或是不好，在父母的心裏面平等的來關心他、愛護他。如果這個兒女兄弟之間互相在吵架了，弟弟不聽從哥哥，哥哥動不動也不愛護自己弟弟，父母怎麼想法，在父母看起來一定很傷心，所以兄弟

之間要體諒父母的這個心，兄弟之間不可以常常吵架、互相爭奪。兄弟之間一定要和氣，和氣從那開始呢，作弟弟的人一定要順從哥哥，妹妹要順從姊姊。相對的來講，哥哥要愛護弟弟，這個家裏就是一團和氣了。在這樣一團和氣之中養父母的心，父母心就是很安啊，這個兒女大家都這樣好，心理就安了。

在家裏能夠行弟道，到外面見到外面的人，比自己年齡要長，就要拿在家裏對待自己家裏的兄長那樣對待別人。過去不管是讀書人，或是不讀書的人，跟陌生人見了面，一問、互相問對方年齡，只要對方比我們大一歲的時候，我們就要稱呼他老大哥，然後就用對待兄長這樣來尊敬他。這樣在外面，就叫出則弟，對外面比自己年長的人，自己要實行弟道。這樣實行弟道的時候，你要研究一般人的心理，自己虛心的要尊敬他人，把他人看作老大哥，有什麼事向他請教，他自然很樂意的告訴你。

反過來講，自己覺得我有學問，他年齡雖長，他沒有念過書，應該尊敬我才對。這樣想法，你想想看，他雖然沒有讀過書，年齡比你長，他走的路比你多，在世間的經驗閱歷比你多，你不要因為自己讀了書，就覺得比人家高，那可不是的。我們

過去有一句話，走江湖的人，江湖老了，膽子小了。剛剛初出道，初出江湖的時候，一切都不怕，自己覺得我這個武力跟我師父學來的，到天下來我誰都不怕。但是經驗多了，到外面遇到那些高人遇得多了，自己就知道了，膽子小了。我們到外面去，不管他是有學問沒有學問，凡是年齡比我們長的話，我們要尊敬他，有什麼事情虛心向他請教。這個以後你到社會上辦事情、待人接物，人家不會來找你麻煩，不會是你的障礙，你就沒有一切障礙，所以這個出則弟它有種種的好處。我們人最怕自己驕傲，現在一般人說值得驕傲，這一句話大家千萬不要放在心裏。遇到有任何事情，我們不能驕傲，我們要虛心，要處處尊敬別人，處處要向人求教。世間學問學無止境，我們怎麼能驕傲，一驕傲就自滿了，那到此為止，所以這個不可以的。

「謹而信」，謹而信除了上面講孝弟，這個要講究信用。「謹」是講行為要謹慎，言語要有信用。一切的行為、每作一樁事情都要謹慎。我們日常在家裏行動也要謹慎，家裏有樓房上樓梯，就要一步一步的踏穩了，這就是謹慎。在平地上走，這個地上有沒有其他東西，要看清楚啊，特別是老年人，一不小心跌倒了，那可不得了了，可麻煩了。引伸到作一切的事情，這都是行為，我們這個行為，好像我辦一樁

事情，要想想看，你這樁事情辦出來，在辦的過程之中，有沒有妨礙了別人，有沒有侵犯別人的權利。就是自己在機關裏，你是一個機關首長，你要辦一件活動，你都要辦到恰到好處，既不能夠不及，不及是沒有辦得成功，也不能過分，過分了就是勞動了員工，勞民傷財也不行，這都要謹慎。個人的一切行為、行住坐臥都要謹慎。

「信」是在言語上面，你看信這個字左邊是個人字，右邊是個言字。信為什麼叫人言，人的言語說出來才算數，這個言語說出來別人能夠相信你。怎麼樣能贏得別人相信呢，自己說出來就能夠兌現，這個話說出來是實實在在的，一點虛假沒有，這個信是人所說的話。那個監獄的獄字，你看中間也是言語的言字，左邊是個犬字，右邊也是個犬字，兩個犬在講話，就起了爭執了，有了爭執才打官司。為什麼呢，那不是人說的話。所以信這個字就是人言為信，既是人言為信，我們說話要算數，這才是人。說出來不算數，對面跟人家說了，一背過來、一轉身過來，這個話就不算數了，這個你想想看，說這種話的人，這個還能算人嗎，那不算人了，他連個狗都不如。狗為什麼兩隻狗來爭著言語呢，那就是其中有一隻狗，我說的話兌現，

那你說的話為什麼不能兌現呢，就證明其中有的狗牠說話還算數。就是有的狗不算數，牠才兩隻發生爭吵。如果說是人的話，一句話都不算數，他連狗都不如啊，你跟牠上法院打官司的話，他就說，我那裏說這個話，我根本就沒有說過，他自己否定自己了，這就不算是人了。所以信這個字重要，能夠信才能稱得上是人。那我們脩道，脩道在人才能成為聖人，成佛也是在人中，在人世間有人的身分才能成佛。

「汎愛眾」，汎就是當普遍的講。汎愛就是博愛，我們一般人說博愛是其他的外道講的，其他宗教講博愛，但是儒家孔子在這裏，就講汎愛眾。對於一切，眾是眾人，眾人是代表一切人，對於自己本鄉本土的人，鄉黨的人，當然要愛護他。就是其他的外鄉人、外國人，與我們種族不同，我們是黃種人，你遇見白種人、黑種人、紅種人，你都要愛護他，這叫汎愛眾，眾字代表一切人，這就是博愛。不要因為現在有外道講博愛了，我們就不能講，講沒問題，孔夫子就是這麼說的。

「而親仁」，仁是什麼呢，親是親近他，親仁就有所選擇的，跟汎愛不同，汎愛是無選擇，一律平等的愛護所有的人。親仁是什麼呢，有仁慈的人我們才親近他。仁慈的人這個仁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，他這種仁慈的人，我們親近他幹什麼，親近

他就跟他學，拜他作老師。古人講，師有經師、有人師，經師比如說在學校裏各系的，他這個教授把這個學術，講得清清楚楚的，把你教好了，讓你學會了，這是經師。人師是什麼呢，他除了教你這一科系的學問以外，他在人格上作你的榜樣，讓你跟他學，你還可以跟他學作人之道，還可以跟他脩養道德品行，這就不僅僅是經師，經師他還兼而有之是人師。經師求得還比較容易，人師更難。親仁就是要求得既是經師又是人師，這才是真正的老師、善知識。而親仁就是選擇這樣的仁者，作他的學生，跟他學。

「行有餘力」，上面這幾條都是在學了，一邊學這個理論，一邊就在那裏學著實踐力行，行就是實踐力行。行還有餘力，「則以學文」，然後學文。文是什麼呢，文是要讀書，比如說各位在研究這個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就是文字記載的，「文以載道」，《論語》裏面就有道在其中，那你不學文你怎麼學道呢。廣泛的來講，一切的文章，古人的文章都是好文章，不像現在，現在學文章要選擇。古時那個文章、那個經書，特別是這個五經，五經後來有諸子百家，諸子百家就要選擇了，經書不用選擇，這都是文，要學文。

學文這一句話，行有餘力這一句話，古人有爭執的，朱子、就是朱熹他的解釋，後來有引用，他的這一章引用程子，程子講這個行有餘力把上面這幾條學了之後，還有餘力嗎，那好像沒有什麼餘力了，如果沒有餘力來學，那個文怎麼學法子。這些問題都有研究的，後面要講行有餘力必須是什麼呢，要知道上面講孝弟、講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，與你學文沒有妨礙，與學文同時可以並行的。既是同時並行，那麼一方面在行為上來講孝弟、行為謹慎、言語要信用，汎愛眾拿善意、拿博愛對待一切人，自己要親近人師、經師，這個與我們研究經文、研究這個都沒有問題，同時並行。所以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，餘力隨時都有的。

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馬融的注解，文是什麼呢，文是「古之遺文」，古代遺留下來的這個文，講的就是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經》、《春秋》，就指的六經。這六經學習就很重要了，既是這麼重要，後面講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剛才講朱子引用程子的話，程子是朱子的老師。程子講什麼呢，還在十四頁這上面，是雪公講義裏的考證，程子說：弟子之職，力有餘則學文。作弟子的、求學的人，他有多餘才學文，力有餘就是前面所講行有餘力，行的孝弟謹信那些事情，有餘的時候才

學文。不脩其職而先文，非為己之學也。這句話就不容易懂，所以雪公又舉出來張南軒的話，不是說把上面這幾條學得有餘力而後才學文，不是這麼說的。那應該怎麼解釋呢，當以上面這幾種為根本，為學問的根本，根本當然要學，還要以其餘的這個力量來學文、來讀這些經書。張南軒的意思就好明白了，那就是說我們一個人在家裏行孝弟之道，到外面交朋友要講信用，這個與我們研究經書、讀經、研究經沒有衝突，可以同時進行的。這是從張南軒所講的話，你看得明白了。

後面雪公按語他說，「張語較程語義達」，張南軒講的話比程子講的話，這個意思明白通達，可以照張南軒講的，我們研究張南軒的話意思是說，我們講脩行，脩行孝弟之道，同時在研究學問，兩者不相衝突。這一章經就這樣去研究，就不會有誤解了。一誤解那就是什麼呢，我現在要研究孝弟，我就沒有時間來研究經書了，沒有辦法學文了。我學文的時候，我正在念書了，那我沒有時間來行孝弟之道，就發生這個問題了。這個問題，你就沒有把這個經文研究明白，沒有研究明白，你就是把程子那個你研究不明不白的，那看的是似是而非的。所以讀古人的注解也不那麼容易呀。這個研究明白之後，經過雪公講義這一比較之後，然後採取那一種講法，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六四

這就很顯然了。那我們一方面就是說，解行並進了，知行合一了。

○子夏曰：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

先把經文的文字我們看看。這一章經是子夏講的。子夏在孔門之中，是七十二位賢人之中的其中之一，而且在四科十哲之中，他也是其中的一科，文學子游子夏，在文學方面這一科，他是特別的好。他在這裏就說，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，賢賢這兩個字，上面這個賢字當動詞講，當貴重講。下面這個賢就是有賢德的人講。賢賢是以有賢德的人為尊重。易色呢，色是色身，一個人他無論是男子是女子，外貌生得很俊、很美，男子叫英俊，女子叫美、很美麗，這叫色。賢賢易色這一句話，上面這兩個字是要尊重賢德，下面這個易色，易當輕易講。這個易字不當作改變講，不當交易來講，是當很輕易的講。它這個輕易的易字，跟上面這個賢字，兩個是相對的。上面這個賢字是看重了那個德，這個易色是不看重這個色，對這個色不那麼重視。這一句話是講夫婦，夫婦無論是男子是女子，男子選擇他的配偶，女子選擇她的丈夫，都要不注重他的外貌上是美或者是不美，他不注重這個事情，要注重他

這個人品是不是很賢慧、是不是很有道德。古人講選擇，妻子選擇丈夫，丈夫選擇妻子，就要這樣慎重，重德不重色，注重的是德，不注重他的色相。這是夫婦這一倫，這一句話就講的人倫，人倫是從夫婦開始，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」，一個學道的人，他要知道五倫，五倫的開端就是夫婦這一倫，既是人倫的開端是夫婦，那夫婦這一倫，就要特別慎重了，選擇的對象要注重他的道德，不注重他外面的是美或者不美。

外表這個外貌，跟各位說，大家都是學佛的，外表隨時在變動，一個人從出生下來，一直到壽命終了，每一個時辰都在那裏變化的。我們自己不知道，那個看相的人知道，看相怎麼呢，相隨心轉，你有什麼樣的心理，就有什麼樣的外貌。既然這樣，一個人他心理轉壞了，外貌也轉不好看，人家就看穿，到那裏人家不歡迎他。他心理好，外貌也轉了，到處受人家歡迎。就一個人整個的人生來講，從小到成年這一段時期外貌長得非常好，但是保持不住很久。李太白的詩，「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成雪。」早晨看起來好像青絲，髮都是黑的，好美呀，到晚上都是白得跟雪一樣的。早晨那麼好，到傍晚、到暮就變成雪，那有這麼快呀，詩人是把整個

人生一比較，人在年輕的時候，頭髮是黑的，長得很多，到年紀老了，那一個老年人頭髮不白。我們普通人看起來，從年輕到年老這一段時間，還是很長遠的。但是在詩人看起來，在我們學道的人看起來，就是一朝一夕，整個人生就是朝暮這麼短暫，變化的就這麼快。早晨看起來很美，到了年紀老的時候，美在那裏。取外面的外貌，那是假的，靠不住。靠得住講真實的，還是自己的心，一顆善心，善心就是從自己的本性裏面出來，那個才可靠。所以夫婦選擇對象重這個心，不重外表。

這樣看起來，我們中國文化，夫婦這一倫就要慎重。慎重能夠照子夏這麼講的賢賢易色，不要注重對方是美不美，那個都是隨時在變化的，是生滅的，靠不住。你今天選，選了之後再美的，再過一個時候，他就變老了，那有什麼用呢。只有這一顆善心，有品德好，愈老，品德愈到後來愈是深厚、愈可靠，這個才是選擇。子夏是個賢人，講的話也是從孔夫子那學來的。所以這是講人倫，講夫婦這一倫的。古人注解也舉出《詩經》裏面，《詩經》第一篇是〈關雎〉那一篇，是講周文王選擇他的太太那麼慎重，怎麼樣才選擇這樣理想的有品德，這樣的女子作夫人呢，想著著，連晚間睡覺都睡不好，輾轉反側在那裏選。那絕對不是後來的人講說那是

談戀愛，不是如此，那是真正求得一個非常合乎他理想的那個女子作他的夫人。《詩經》一開始就是講夫婦這一倫要慎重。

「事父母能竭其力」，這就是講孝道了。事奉父母從作小孩子開始，凡是在家裏能夠作的事情，都要替父母來分勞，在家裏可以幫助父母掃地，清除家裏的這些需要洗刷的地方，自己能夠作的就是盡量作。凡是自己能夠作的事情，家裏事情都要幫助父母來作，這個都是事父母。包括跟兄弟姊妹之間要講究兄友弟恭，這樣讓父母能夠安心，心理能夠歡喜，這個都是事奉父母。到了年紀長的時候，要處處關心父母。就是在小的時候，《禮記》上講，「出必告，反必面。」你到外面去，不管是遠路，就是從家裏到鄰居家裏去玩的時候，出自己的家門，都要告訴父母。為什麼呢，你要是出了家門不告訴父母，父母對於兒女隨時那樣關心，一看兒女現在不在家裏，這個小孩到那裏去了，他心理就掛念了，你要告訴他，他知道這小孩到鄰居那裏去玩了，他放心了。沒有告訴他，他心理就緊張了，這小孩跑到那裏去了，他就到處找。事父母這些地方都要懂得。你要到遠處，你比如說住在臺中，住在臺中蓮社附近，你要到市政府那邊去，到其他地方去，一定要告訴父母。這還不算，

回來的時候，一定要回答我回來了，回來之後父母放心了。這都是事奉父母。其餘的還有很多，父母的生活起居你要關心他。能竭其力，自己能作到的盡量竭盡自己的能力來事父母。

「事君能致其身」，求學學問求好了，有學問有辦事能力，品德也好，這叫賢能的人，賢是指品德這一方面，能是在學問方面有辦事能力。有賢能具備的這個人，可以出來從事政治，那就是事君。在古時候到朝廷裏面作臣子，那是事君。在現在來講，你到公家機關作事情，機關首長就是君，你是機關的員工，你就是臣子，那你要盡到致其身，致其身就是把公事擺在第一，自己私人的事情擺在後面。在古時候講事君，所謂講致其身，普通人講先公後私，君主辦的事情，明君辦的事情都是利益天下人的，那你先公先把君主要辦的事情，擺在第一位，你也就是為天下人服務。再說，在那個時候，這是對明君講的，不是昏君。昏君，一個有賢能的讀書人不去侍候他，那個昏君就是請你、拿著再高的待遇來聘請你，你也不能去。你既是作他的臣子，證明這個君主是個明君，他是個聖人，最低限度他也是個賢人，所以才值得你去侍候他、幫助他作事情。這樣的君主他遇到危險的時候，你就要奮不顧

身的，自己身體次要，君主的生命重要，這叫致其身。就是賠上自己的性命，也要保護君主的安全，這叫能致其身。普通講，凡是到君主朝廷裏面，不必注重有多少俸祿，而是要求把公家的事情辦好。在現在來說作一個公務員，拿公家的薪俸，自己就把公家的事情辦好，這就是事君能致其身。

「與朋友交」，朋友跟事君一樣的，道義之交，所以前面我講事君要選擇君主，明君你才事他，他是暴君像那個夏桀王、殷紂王，你怎麼能夠去替他辦事情呢。那是個明君，大家道義之交，合乎道義的。與朋友呢，也是如此，朋友也是道義之交。既是道義之交，怎麼交法呢，「言而有信」，朋友託付我們作的事情，我們辦不到就不要答應朋友。既然答應之後，就一定要辦得到，言而有信。

這個時候，以上都能夠辦得到了，賢賢易色是夫婦這一倫；事父母能竭其力這個孝道，是父子這一倫；事君是君臣這一倫；與朋友交是朋友這一倫；兄弟也包含就在事父母之中，這就是五倫的道統。在五倫道統都能夠這麼作了，「雖曰未學」，這個人他能夠賢賢易色，以至於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這是誰說的，這是子夏替那個人，那個人就是他在五倫之中，他都能夠實踐力行，都能夠這樣實實

在在作得到了，他很謙虛，他是怎麼謙虛呢，我沒有讀什麼書啊，我沒有什麼學問，這個雖曰，雖曰是誰說呢，主語沒有說出來，中國的文法它常常有省略的方法很多。雖曰是那個能夠實行五倫的這個人他說，雖然他說他未學，他沒有求學，也沒有什麼學問，「吾必謂之學矣」，這個是子夏說，我必定說他一定是學問豐富，是一個求學的人。這樣講是很通順的你要照這樣講去研究。

後面有很多注解，有的不是這個講法。第一條賢賢易色，各位看看雪公講義，考證裏面你看看《集解》，引的是「孔曰」，孔安國的注解，他說易色是什麼呢，「言以好色之心來好賢，則善也。」他易是當交易來講，把這個好色之心改變，改為好賢，這個人就很好。這個講法就不是屬於夫婦這一倫，重這個賢不重這個色，這個色不講在夫婦這一倫的話，那就普通的講法，普通講脩養的人，這個人好，他注重道德脩養，對於一般的色，可以把這個好色之心改變為好德之心，這是普通的講法。後面《皇侃疏》他說，「凡人之情，莫不好色」，一般人的人情都是好色的，而不好賢；「今若有人，能夠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，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。」他也是一般的講法，這就是把第一句話不是解釋為夫婦這一倫。解釋為夫婦這一倫的，就是

後面陽湖的劉申受，再有後面《論語述何》，這兩位所講的。經文我不要詳細講了，各位自己看了。後面這兩位解釋就把它解釋為夫婦這一倫。我們老師採取的就是後面這兩位講法。

再說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，在十八頁吳氏曰：「子夏之言，其意善矣。」子夏講這一句話，他用意是很善，但是「辭氣之間，抑揚太過，其流之弊，或將至於廢學。」他這裏講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認為子夏講這一句話，抑揚太過了，抑揚太過這流弊就是叫人家廢學，就不去脩學，不去求學問，只注重在脩持這一方面來講，這是吳氏這個講法。其實你要研究他，吳氏是對於子夏講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吳氏這一位學者，他對於子夏這一章經沒有看明白，他才有這個誤會，認為子夏講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認為子夏說，只要把這個五倫上面這樣實實在在去脩行的話，不要求學，不要研究學問，我也認為他是有學問的人了。那就是說他認為子夏講這一章經書，大家好了，你只要在家事奉父母，你選擇配偶的時候，重視他的德、道德，不重視他的顏色。以至於朋友之交講究信用。你不求學沒關係，不求學沒有學問也沒有什麼不好，沒有學問我認為你也是有學問。吳氏是這個解

釋。他把子夏後面這兩句話，完全看錯了。第一句雖曰未學，這個未學不是子夏講的，子夏是假設能夠實行五倫的這個人很謙虛的說，我沒有學問，子夏後面講，我必然說他有學問。可是吳氏誤解了，認為子夏這一句話抑揚太過了，流弊到後來，恐怕人家就不想研究學問了，也不想讀書了。要按照吳氏這個講法，那就糟糕了，那就等於我們現在一般學佛的人，我們只要念佛就好，何必要研究念佛的理論幹什麼呢，就發生這個毛病。

其實祖師教我們念佛，念佛之中為什麼還要正助雙脩。正工夫是在持名念佛，助工夫是什麼呢，助工夫實在來講，一般說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這是助工夫。除了這個以外，最重要的還是要研究教理，研究教理你研究得愈多，愈能幫助你念佛用工夫用得上力量。為什麼一句佛號提起來有那麼大的作用，佛號一提起來，一切的境界就能轉變。我們不研究教理不知道。不懂教理的人，三根普被，下下根的人，他只要念佛，他也境界在轉變，轉變他自己不知道。那個下下根的人沒辦法，他一個字也不認識，你叫他研究教理怎麼研究法呢。我們普通能夠有能力讀書，那就要研究教理了。研究教理研究得愈多的話，就懂得這個道理，佛號一提起

來，那個淨念，淨念是從自己本性裏面出現來的。普通的人我們這個淨念，被那個自私心，被那個無明煩惱染污了。無明煩惱那是妄念，妄念把這個淨念合在一起，我們待人接物，我們辦事情，那個理性那個淨念不能起作用，所以我們辦事情很難成功，要轉變這個不好的境界，冤家債主來了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個對付。懂得這個道理的時候，佛號一提起來，妄念就是降伏住了，淨念就起來了。淨念起來跟佛號一結合，二力法門，什麼境界都能轉變，這個就是懂得道理。不懂道理的話，那個正念的工夫就很難使得上力量。尤其一個人在壽命終了的時候，懂得這個道理，有助念的人當然好，就算到那個時候，離開道場很遠，沒有助念的人，那沒關係，平常懂得教理，平常就有工夫，到臨命終的時候，雖然沒有助念，自己正念分明，那有什麼可怕的地方，一定能夠感應的，有佛來接引。所以這必須平常要研究教理。

儒家要了生死，要解決生死問題，在這些地方，你說不研究學問、不讀書怎麼行呢。你要照吳氏那樣解釋，起了誤會，我就不要讀書了，我就去作，你那樣作工夫，作著作著的時候，社會一般的那些知見，隨時來影響你。你要在家作個孝子，

外面那些社會風氣就把你這個孝子之心把你拉回來，跟社會一般人去學了，不保險的。這個必得要自己讀聖賢書，自己有正知正見了，書念明白了，不受世間一切邪知邪見那個不良的風俗來影響。這樣看起來，我們讀書多麼重要啊。這一章書研究到這裏為止，大家去研究。一方面在學理上要研究，一方面在脩行的工夫上要研究，對於上根的、中等根機的人要求是知行合一，解行並重；對於下根的人，你可以告訴他，這個不知也能行，但是下根的人，必得不能夠離開善知識，一定要不能離開道場，這個道場是正知正見的道場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○子曰：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；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

這一章經有兩種講法，這兩種講法是分段的不同，先講第一種講法。「子曰：君子不重則不威」，重是什麼呢，重是一個人莊重，威是他有威儀，外表看起來，他有種威德表現出來，叫作威。一個君子，這裏是講求學的人，脩道的人叫君子。他如果說是不莊重的話，表現在外面就沒有那種威儀。沒有威儀，那麼人家很容易對他有種輕視，那就是則不威。

「學則不固」，固有幾種講法，一是當蔽字講，孔安國的注解，《講要》裏面也有，固是蔽也。鄭康成的注解還是蔽，但是他加一個字更容易了解，他說是蔽塞，蔽塞就是不通。一個人他的心思如果有蔽塞的話，那這個人什麼事情都不能夠通達，這是有這種講法。另一種講法那就是《皇侃疏》，他這個固當堅固講，這個意思就不相同了。比如說當第一種講法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，要求學這樣就不會蔽塞了，那就是通達了。就把那個不重則不威把它改善了，這是一種講法。第

二種講法呢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你這樣求學，這個學問就不會堅固的。這是兩種講法。

我們現在就照第一種講法。一個君子他內在的脩養不莊重，那麼他就沒有一種威儀在那裏來讓人家尊敬他。這樣的話，他要求學。不重不威是什麼呢，就是對於這個禮上面不了解，一個人你看他有沒有脩養，就看他懂不懂得這個禮，禮很重要。不重不威就是因為他對禮不了解。求學，學禮很重要的。一求學，學到禮了，他這個人情世故都通達了，這樣的話就不會固蔽，也不會蔽塞，那就通了，你這一求學在禮上面就通達了。那就是不重不威就會把它學好了、就改過來了。這個講法。

「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要學則不固，那麼怎麼樣學呢，下面就解釋了。你求學要研究的學問當然很廣泛、很多，可是呢，忠信是很重要的。一個求學的人，尤其目的是在脩道，必須要脩這個忠信。忠你看這個字，上面是個中字，下面是個心字，這個忠就是心很中，不偏於任何一方。這個忠也很重要，中心，心理一定要中正。對人也好，對自己也好，作任何事情要忠，必須要這樣講求的。信是什麼呢，信是實實在在，說一句話就算一句話。就拿交朋友來講吧，交朋

友最重要的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跟朋友之間說話，每一句話都要實實在在的，答應幫助朋友辦一樁事情，就要辦得到。如果答應之後，事情辦不到，就不算是信，那這個朋友也交不成了，所以主忠信。主忠信這個主字，按照漢儒鄭玄的注解，也就是鄭康成的注解，主當親字講，親近。親近誰呢，就是親近忠信，這個人他是忠信之人，要親近他。親近他就是拜他作老師，跟他學，就跟佛家講的要親近善知識，就是跟善知識去學。所以主忠信就是忠信之人可以當老師，要親近他。我們求學，一個君子，求學除了跟老師學，學是以選擇老師，這老師他是個忠信，待人接物辦事都是忠信，我們跟他學呢，也要學忠信，一切的學問都要以忠信這兩個字作根本。如果是沒有忠信，這個學問學得再多，對於自己、對於別人都沒有那麼好。要想把世間學問，任何學問都好，看自己怎麼用。忠信之人運用世間任何學問，自然科學也好、社會科學也好，哲學、美術各方面的學問，你有忠信作根本的話，你一切的學問都能幫助自己脩道，也都能拿這個學問來利益天下人，所以忠信重要。選擇老師也是忠信之人，跟老師求任何學問，也要以忠信為主。

除了老師以外，那要交朋友、就是同學。朋友這兩個字有分別的。只是同學，

跟一位老師來求學問，大家都是老師門中的同學，叫朋。同樣是個同學，但是不是志向皆同，雖然是同學，但是這個同學他是注重忠信，另外的同學他不是，他注重世間的名利，這樣看起來同學而不同志。所以同學叫作朋，同志叫作友。交朋友需要志同道合，這才是友。我們求學的時候，有了老師，當然有同學，有同學還不算數，還要找志同道合的人交友，作為友。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，己是自己。比如說我們要在同學之中，找志同道合的友人，或者在社會上一般的人，我也可以找志同道合的人交友，作為我們的友。但是找這種友人，一個條件，不如己者。不如己者這個如字不是比較的話，不是說，你交朋友，不能交比不上你的人，凡是比不上你的人，你不要跟他交朋友，那這個有問題了。宋朝蘇東坡就說了，你不跟不如你的人交朋友，那比你好的人他也跟你這個見解一樣的，他也不願意，你不如他，他也不跟你交朋友，那你找誰交朋友。所以這個如字不是當比較、或是當勝過人來講。是當相似的似字講。不如己者就是不似己者，似就是像，不像自己。不像自己什麼，這是平等的，就是在忠信方面、在道德脩養方面。如果在道德脩養方面，不如己者，比如說我的志向雖然求其他的學問，你學的物理學也好，學哲學也好，學法律也好，但是都要注重學忠信。而另外一個人不如此，他學物理就是學物理，他不注重忠信，

他學法律也不是如此，學法律就是希望法律學好了，將來可以作法官，可以作檢察官，或者是作律師，藉著這個法律，可以展現自己在法律上面這種專業，忠信不忠信，那個他不注重。這種人就是不如己，就不跟我們同一個志向。這種人就不要跟他交朋友。我們跟他來交朋友的，不管這個人他家裏的財產是不是富有，他現在求學求到什麼程度，學術地位是不是比我高、還是我低，這個不考慮。唯一考慮的話，他是不是在忠信跟我一樣的，要講究這個忠信，如果這樣的話，就是如己者，我就跟他交朋友，這一句是這個講法。

那麼有老師了，也有同學朋友了，有朋友怎麼呢，我們同樣的跟老師學，有什麼問題，重要的問題當然要問老師，普通的問題、或者是聽老師講的某種學問，自己還沒有完全了解，可以問問同學，可以問問朋友。朋友能夠互相交換意見，問題解決了，有朋友的好處在這裏。除了有老師有朋友，這都是講學，學則不固，學了之後就能通達了。那麼你學要跟老師學，不跟老師學，中國的學問，你無論是學聖賢，學世間的普通一個學問，甚至於一個技能，都要拜老師。作工人的，古時候工人叫魯班，《孟子》裏面叫公輸子，那個魯班就是一切工人的一個老師。就是各行

各業都有他的最早的一個祖師，為什麼呢，他的這一個行業，他的技能傳授下來，才能學得好。任何學問不是無師自通，無師自通那個不是真學問，跟老師學了以後，自己可以發明，發明也有根據的，所以有老師有同學有朋友了。

「過則勿憚改」，我們遇到自己待人接物、自己求學，在世間作任何事情，我們都還沒有到聖人那個地位，聖人是沒有過失的，我們普通人誰都不敢講沒有過失，過失是什麼呢，自己無心犯了過失，無心犯了過失，這就是作朋友、交朋友的好處在這裏，朋友會告訴我們。真正的朋友看見我們有過，他就告訴我們要改。朋友還有老師，老師當然不必說了，他主要是教我們，我們有過失當然隨時跟我們講。所以無論老師告訴我們，朋友告訴我們的這個過失。過失是因為自己不知道才犯的，如果有意識自己知道了，那個不算過失，有心的在作那個事情，那是作惡事情，那不是過了。過就是自己作錯了事情，自己還不知道。自己不知道，有老師告訴我、朋友告訴我，一聽了之後自己就要改。憚改，憚是什麼，憚是害怕、不願意。就是說我們真正是個求學的人，尤其是學道的人，知道有過了，有人告訴我有過了，我馬上就改，不要怕改。為什麼怕改呢，這要研究一般人的心理，普通人雖然是無心

犯了過，犯了過以後，恐怕人家知道，怕人家知道就是有損他自己的什麼，對於自己的名聲，恐怕自己有損失，這是一般人的心理，所以有了過不願意人家知道。就是人家告訴他了，他還找出很多理由出來掩飾自己的過失，這叫憚改。掩飾自己的過失有什麼不對呢，這在我們講，要通達人情世故的話，掩飾自己過失，這是人的常情，要是順乎常情，你知道人家都有這個常情，那個是你通達人情世故，你了解一般人的心理。但是對自己來講，可不能夠如此，要知道這個過，自己不知道那就算了、沒辦法了，一旦老師朋友告訴我有過，趕快就改。如果是不改，就是求真學問學不到，脩道更談不上了。

我們一切眾生，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不斷，就是執著一個有生有滅的這個四大假合、受想行識這個心理狀況，和合起來有這麼一個生命的假相。為什麼有生命的假相呢，因為任何人都是有壽命終了的時候，就算活上一百二十歲、活上兩百歲，古時候道家像那個陳搏（陳希夷），他的歲數很長的，但是最後還是有壽終的時候，所以我們現在這個自己生命的現象是假我，不學佛的人不知道。學佛的人，你研究《百法明門論》就知道，我們這個生命假相經不起分析，一分析的時候，這個身體

那一部分是我，心理受想行識那一部分那個心理是我。這個都不算是我，要算是我，四大假合這個身體應該是長生不老，永久的活在人世間。如果心理是我，那個心理感受的受，隨時在那變化，人家一句話恭維你，你就歡喜。人家一句話說不好聽的、你不願意聽的，或是毀謗，你就受不了了。這個受字隨時在變化了，所以我們這個心理不是真正的我。真我是真心，那才是永恆存在，那個真我是沒有生死。因此我們人人都執著假我當作自己，不能夠明瞭這個真我，就是有無明在那裏。不認識自己就起了無明了，有無明，就有種種的煩惱。有無明的時候，我們在人世間作錯的事情、作對的事情，自己不知道，犯了多少過失自己也不知道。

所以真正一個想求道的人、想了生死的人，他就隨時自己在反省。前面講曾子吾日三省吾身，時時刻刻自己反省，反省有不對的話，就是犯了過、就是過失。孔門中的大弟子子路，一聽人家告訴他你犯了什麼過了，他非常歡喜的感謝人家，告訴他有過失，趕快就改。去了一個過，那麼從此以後再不同樣的犯這個過，那些把我們真心障礙的那個無明，就能把它控制住，控制無明。所以我們學道、學聖賢、了生死從那裏開始學呢，時時刻刻就要反省自己，對人對事，有沒有對不起人家，

事情有沒有辦錯誤的。所謂辦錯誤的事情，你這個事情辦出來，傷害了很多人，這都是自己不知道，為什麼不知道呢，有無明在那裏遮住了自己的本性、遮住自己真心。聖人作事情不會錯誤的，聖人待人也不會虧待人家。為什麼呢，他的本性沒有被無明遮蓋起來，他一切事情都是《中庸》所講的率性，「率性之謂道」，都是從本性裏面起的作用。

那麼從這個道理一想，我們在這裏過則勿憚改很重要，懂道理的人，一旦有人告訴我們過失了，我們趕快就改。改了過失，以後同樣的過失不再犯了，那我們在脩道方面，一天一天的改過，一天一天的就是控制煩惱無明。無明跟煩惱能夠伏得住，這就了不起。我們念佛要想平常的工夫好，臨命終的時候，仗著一句佛號能夠帶業往生，就靠平時的這個工夫。平時工夫在那裏呀，就是在這個過則勿憚改，改了一個過，然後我們在人世間，跟人家相處，人我之間的這種隔閡，就撤除了很多，彼此都了解，都能夠通達了，好溝通。如果我們自己犯了一身的過失，自己還不知道，犯了過那是對不起人家，自己還不知道，我們要跟人家來往，人家好了，這種人不要跟他來往，這個人碰不得，他一作事情一說話就妨礙別人，可是他自己不知

道、是無心的。你想想看，改過多麼重要啊。所以改了過以後，跟人家來往沒有障礙了，作事情也通達了。

所以前面講學則不固，固是蔽塞，你能夠這樣學，隨時學著改過，這就通達了，待人也好、辦事也好都通達了。就是我們在學校求學，你無論在那個學校，中學也好、大學也好、研究院也好，你能夠這樣通達人情世故，自己一天一天的改過，過失愈來愈少，你所求的那個學問，也非常的容易，感覺到是一學就通了，自自然然的使你的心靈就開放，它有這麼重要。所以過則勿憚改呀，這是聖人講的話，我們要往裏面深入去研究，研究懂得這個道理之後，最重要的我們就要照著這樣去脩行。中國的學問要知行合一，用佛法來講就是解行並重。只解不行，或者只求知而不去實行，你這個知就不是真知。真知就是從力行中來的。

我們現在在人世間，在家庭也好，在社會、在公家機關作事，在民間或事業團體裏作事情，當老闆、當夥計，大家都感覺到，這個時代怎麼這樣麻煩呢，跟人家相處這麼困難呢，上下隔閡。但是我們要把孔子講的話，自己隨時要不怕改過，隨時要改過，隨時反省。那我們在人世間，你從家庭到社會一切的與人來往障礙就沒

有，隔闕就取消了，跟任何人商量事情就好溝通了，它就有這種好處。用在脩道方面，我們凡夫眾生學道就是什麼呢，有生死就是因為有煩惱障礙。果然在這學著過則勿憚改，煩惱障就隨時在那裏撤除，撤除煩惱障撤到一定程度，生死自然就能了。它有這麼重要，所以必須要自己實踐力行。實踐力行之後，境界就隨著轉。你求學也好，你無論求那種學問，學校畢業之後，你研究學問，你理解的能力、悟性就比一般人強。為什麼呢，你那個煩惱障一天一天減輕，本有的本性起作用的話，那可聰明得不得了，超乎一切人。所以你能夠改過，能夠隨時在去那個煩惱障，你在世間研究任何一種學問，那種學問你遇到瓶頸的時候，你就有智慧能夠把那瓶頸突破，就能超越。這是解釋學則不固，學就能通。

最重要就是把我們的障礙，障礙我們真心的那個去掉，學佛都知道，我們八個識都有智慧，前五識成所作智，第六識是妙觀察智，第七識平等性智，第八識大圓鏡智。能夠過則勿憚改，第六識的妙觀察智就先表現出來、先開發出來。妙觀察智先觀察出來的話，那大家研究世間任何一個學問，你都能夠超越普通人。普通人研究學術，他只是世間法，在世間法的學問學到極處，不外是一個名一個利而已，你

研究學問研究到了很高，成為世界級的學問，你得到諾貝爾獎金了，好，得到諾貝爾獎金又有名了，又有那個獎金了，名利雙收了，如此而已呀。你要是撤除煩惱障，第六識的妙觀察智開發出來，把你所研究的學問貫通到出世間法，更能幫助自己成就聖人，成就佛。想想看，孔子講這一章經多麼重要啊。他就是教我們從世間學術，貫通到出世間的學術，一以貫之。我們求學應該了解這個道理，那我們才能學到真學問。

現在大家都感覺到，每一天從新聞報導看家庭問題、社會問題，貧窮的問題、犯罪的問題，多啊。我們在這上面這樣學的話，自己境界轉，把這個學問擴充出來，要勸告別人，把大家的境界也一起轉。我們學中國文化要利己利人，就是這樣利的辦法。

第一種講法已經講過了，第二種講法稍微提一下。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」固當堅固講，君子一不重不威的話，你這種求學的態度，這種情況來求學，求不到真學問，你這學問就不堅固。主忠信就是求學以忠信為主，他的主字不當親字講，是當為主要的意思講。

過去雪廬老人講這一章經的時候，他特別提出來教我們學重字，莊重的重。《講要》裏面在二十一頁，後面講揚子《法言》〈脩身篇〉裏面，漢儒揚雄他著作這個《法言》，在那一部書的〈脩身篇〉裏面講，他說人要學四種莊重，有四重。四重是什麼呢，重言、重行、重貌、重好。言是言語要重，就是言而有信。說話要穩重的說，說一句話算一句話，說的時候也不能隨便開玩笑，要實實在在的說，就是言要重。重行呢，一切的行為也都要莊重，不能夠輕浮，千萬不能像演京戲那個小丑，我們普通人行為舉止，不要學那小丑，那個小丑是專門惹人家笑的，他演戲是那樣演。我們在人世間跟人家來往辦事情要正當當的，不要學那種故意惹人家譏笑，這個很重要。特別在這個時代，很多在位的人，說話也不那麼重。重貌，貌就是他的外貌。跟人家相處的話，他的外貌要莊重。好呢就是嗜好，嗜好也要有重。什麼叫嗜好，有不好的嗜好，有好的嗜好。不好的嗜好，比如是吸煙喝酒賭博，這個當然談不上莊重。下棋、還有各人有各人自己的一些嗜好，這些嗜好有的是有損他的威儀。比如說你作個軍人、作個警察，你有你的嗜好，可是你這嗜好，在你值勤的時候，你辦公事的時候，你就不能把那個嗜好帶進來。舉一個例子吧，現在有些人喜歡吃檳榔，吃檳榔對於人家也沒有什麼害處，當然真正說起來，講究衛生的話，

對於自己有害，那是自己的嗜好。嗜好的話，只要對人家沒有害處的話，國家法律也不管了，只是嗜好。但是這個嗜好有損自己的莊重，你是一個警察或是一個法官，你一方面在庭上問案子，警察一方面在執行勤務的時候，一方面你在嚼檳榔，你是嗜好，這個嗜好就是不重。你不能把這個嗜好帶到你的勤務上面來。所以重好就講這些道理，不得已要有的話，中國講琴棋書畫，就是下棋這一類的，這個都是嗜好。這種嗜好無損於莊重，而且是增加個人求學的一種脩養一種氣質，這個是好，所以重好指的這些方面。

後面解釋「言重則有法」，言語是莊重，這就有法度的，自己有法度人家可以效法。「行重則有德」，行為莊重不隨便，這就是守這個禮，就是有德。你看現在每天新聞，媒體報導的那些人物，一旦他的緋聞出現了，平常自己講的道理都是非常好，可是一旦他自己緋聞一出現，不行了。這個緋聞為什麼有呢，就是行不重，沒有德。行重就是平常跟人家來往，行為要莊重。古時候講禮，講究行禮，當然現在也要放寬了，不能那麼樣講。古時候講男女授受不親，這個東西，不能男子交給女子的手接，要把東西放在一邊，那個女子來接。或者女子把那東西，也放在一邊，

男子來接。這些都講行，行為要莊重，倫常的這個倫才不亂，這個叫行重則有德，才有道德。行不重一亂的話，你看現在那些人，他的德在那裏啊。「貌重則有威」，貌，自己的面貌、表情要莊重，我們人跟人之間相處的時候，朋友之間、家裏的人，談話之中，談得很歡喜的時候，當然也有發笑，那個笑是出於內心，很自然的，如果不是如此，見著富貴之人就對他笑，那種諂笑、諂媚之笑，那種貌就是不威、不重。「好重則有觀」，嗜好有莊重的嗜好，就有可觀的，比如說好運動、好打球、好游泳、好其他的各種嗜好。這個嗜好可觀，你打棒球、你打籃球，有很多的觀眾來觀，可觀。不是這樣的嗜好，喜歡賭博、喜歡上酒家，有什麼值得可觀的。所以好重則可觀。後面解釋此處這好字就是嗜好，嗜好高雅的，比如說彈琴、下棋、學書法、學畫畫，這都是高雅的嗜好，可觀。其餘不是如此的話，那沒什麼好觀的。學者言行貌好皆須學其莊重，我們求學在這一方面好好的學。上面這一章經，知道這個意思，那麼我們跟著就這樣學。跟著這樣學，自己學問就進步，在世間一切的境界就隨著轉，不好的境界就轉成好的境界。聖人的話就有這樣好的效果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○曾子曰：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

什麼叫慎終，什麼叫追遠，根據孔安國的注解說，「慎終者，喪盡其哀。追遠者，祭盡其敬。」所謂慎終，就是父母壽命終了的時候，要過世了，這就是終，就是父母命終的時候。作兒女在父母命終的時候，這時要辦理父母之喪，要辦喪事情了，辦喪事情要慎、謹慎。是那些事情要謹慎呢，要合乎禮。在替父母辦喪事，違背了禮就是違背了孝道，就是不謹慎。但是這個禮的規定，所講的辦喪事這個禮很多，一般讀書的人還可以學；沒有讀書的人，他遇到父母之喪的時候，他也學不到那麼多禮呀，但是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曾子講的，在辦父母之喪的時候，要盡其哀。哀是在父母之喪的時候，兒女發出哀慟的心，這個哀慟的心，是出乎自己天性的。自己這個身體就是由父母來的，生到人間來之後，除了這個身體是父母給的之外，一生下來什麼也不知道，什麼事情也不會作的，連吃飯也不會吃，那都靠父母啊，從嬰兒時代開始，到怎麼樣學著講話、怎麼學著走路，然後怎麼樣學習上學，這一切都是要靠父母。上學校請老師來教要繳學費，學費也是要靠父母。一直到成年，找工作、就業，還是要父母在那裏操心。就了業之後，要結婚、要成家，又養兒子、

養女兒，這個作祖父母的人，對於孫子、孫女兒又是要關心。你看我們一個人對於父母的這種恩德、所承受父母的恩德，多麼深重啊。所以在父母死的時候，一想，這一生接受父母的恩德，要報答是永久報答不盡，現在父母死了，再想報答沒有機會了，沒有辦法。所以古人用比喻，「樹欲靜而風不止」，那個樹想靜下可是那個風在吹，不斷的在吹，靜不下來。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，兒女要想奉養父母，父母老了，老了還能活多久，還不是要死，親不在了，不在人世間了。這是一個為人子女的人，心裏最悲哀的事情。這是出乎天性。所以這裏講喪盡其哀，辦理喪事盡其哀。

追遠呢，祭盡其敬。父母不在了，盡其哀以後，把這個喪事，包括把父母送到墳墓裏面安葬，辦了以後不算是完了，以後定期的要祭祀，每一年的時候，有一定的時期來祭祀。祭祀的時候，在禮上面的規矩，規定的也很多，用什麼樣的祭品、什麼時候祭祀，這些禮儀方面、這儀式方面很多。但是在這裏講敬字，恭敬的敬字，就是祭盡其敬。不管父母喪了以後，時間到後來很久很久，還是要祭祀的。每逢祭祀的時候，都要恭敬。怎麼恭敬呢，《禮記》裏面有講，「事死如事生」。事死，在祭祀的時候，拿這個祭品去祭，就如同父母在世的時候，你拿這些飲食的食品，送

到父母面前，父母就實實在在在那裏，你去奉養他。父母死了以後在祭祀，不管時間多麼久，每逢祭祀的時候，就如同父母還在世一樣的，還活在那裏接受你送的這些祭品、送的食品給他，他來享受，叫事死如事生。還有呢，「大孝終身慕父母」，真正是個大孝子，只要他在有生之年，都是在思念自己父母。這個怎麼講呢，每逢祭祀的時候，都是思念父母。《禮記》裏面就有講周文王，他在祭祀的時候，眼就像看到他的父親，耳聽到他父親的聲音，祭完了以後，出了門的時候，就好像聽到父親有歎息之聲，眼耳鼻舌身全部都是在那裏親近他的父親，就跟他父親在世一樣的那樣親近，這就是講祭盡其敬。

「慎終追遠」，追遠還不單指的父母，祭祀父母固然要這樣的祭祀，父母還有父母，那是祖父母，祖父母的父母曾祖父母，一直追上去，追究到始祖。拿周家來講，周家追到后稷，所以周家的太廟裏面，供的祖先就是后稷。就整個的中華民族來講，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宗就是軒轅黃帝、神農氏（炎帝神農氏），拿這兩位作代表。追溯追溯以前那就是五帝、三皇五帝，三皇五帝就是我們共同的祖宗。在百家姓裏面，每一個姓占上一個字，就是宮商角徵羽五音，五音是音樂的五個音、基本音，

拿這個五音代表中華民族的祖先。我們後代子孫的血統，五個血統。現代用科學驗自己的血，知道他的祖先是那個血統。中國古時候用聽聲音，一聽你這個聲音，就知道你是軒轅黃帝的後代，還是伏羲氏的後代，聲音不同的。所以在《百家姓》裏面用宮商角徵羽五個音，來表示你這個姓氏與祖宗、五帝是那一帝的後代。追遠就是從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一直追到三皇五帝時代，這就是民族的道德、追根報本。追根報本追得愈深，你的人文的文化愈深厚，在這樣深厚的文化，培養出來的子孫，人人都有道德脩養，人人都有智慧。他學道才能容易學得好，了生死才能夠有希望。不從追根報本這上面講求的話，學著那樣刻薄，不能夠知恩報恩，他學道，怎麼樣學也學不好、也學不到。

所以曾子講慎終追遠，「民德歸厚」，慎終就是那樣盡其哀，追遠就要盡其敬，從自己父母一直追到遠祖。這個就是民德，一般民眾的道德就厚了，淳厚。孔安國的注，「君能行此二者」，君是君主，在春秋的時候很多的國家，一國有一國的君主就是國君，君主以上，那時還是周家，周天子。這個君，天子、國君都叫作君。作天子的人、作國君的人，都要慎終追遠，都要行這兩者。你作天子作國君，你這兩

者都能行的話，「民化其德」，天子是天下人，國君是全國的人，都能受到感化，都有這樣好的道德脩養，歸於很厚的這個德。大家都有這個厚德，從家庭到社會到國家到天下，一片祥和之氣，人人都有安全感。

不會像現在，大財團的董事長他怕人家綁票，普通人常常接到詐騙集團的詐欺，普通的小孩子上學，有財有錢的人，他的小孩子怕人家綁票，後來是沒有錢的人也被人綁票，為什麼呢，綁錯了，那個綁匪看錯了，也把貧窮的小孩子綁去了。一綁去了，不管是貧窮是富的，他都是恐怖，都受傷害了。所以在現在這個時代，大家不學《論語》了，《論語》裏面孔子講的話，孔子那些弟子講的話，大家認為奇怪，現在這個時代，還學這個東西有什麼用處啊，大家不要了。不要，在社會上、在世間就這些問題出現了，人人都沒有安全感，這是非常痛苦的。除了這個以外的生死問題，在現在這個時代不講這個，你叫他了生死怎麼個了法。學佛啊，學佛的人受到現在社會這個風氣影響，學的也不落實，他也是受到社會那些污染，所以這些問題很大。

因此在這裏我們既然是知道中國文化這麼重要了，聖人言語這麼重要了，我們

不管外面人怎麼個作法，我們學我們的。自己有工夫，學好了，自己的境界就轉了，外面不安全，我們自己自然就安全。自己境界提昇了，我們對於自己的親戚朋友，對他有一些勸化的能力，讓他們也這樣的去學，我們就把共同的、外面的境界也改變了。我們作一個讀書人，雖然沒有任何的財富，也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權力，我們作個讀書人，怎麼樣的來替國家作一點事情，替我們一般人作一點事情，只要大家有信心學這個《論語》，照聖賢所講的話，自己學也勸人家學，這就是真正的報效國家，真正的來建立世界安全和平的秩序，就必須從這方面來開始建立，我們所做的事情，才是真正的好事情。

○子禽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；求之與，抑與之與。子貢曰：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；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

子禽也是孔夫子的弟子，根據鄭康成的注解，他姓陳，名字叫亢，叫陳亢，這裏他的字叫作禽，子禽。子貢姓氏是端木，是兩個字，名叫作賜。古人名跟字有連帶關係的。名叫賜，他的字叫作貢，上面的人有賜給他的，他有所貢奉給他上級的人，一個是賜一個是貢，這有連帶關係。

這一章經書是子禽問子貢，他們都是師兄弟，問什麼呢，「夫子至於是邦也」，夫子稱呼老師的，他說我們的老師，至於是邦也，至就是到，到了那一個國家。「必聞其政」，必定聞這個國家的政治，聞是從那裏聞。孔夫子那個時候在魯國要行道行不通了，被魯國三家掌權的大夫把持了政治，孔子行道行不通，所以到各國去看，能不能夠找到行道的機會，所以後來到各國去看一看，叫作周遊列國。他周遊列國的時候，那時各國的君主、各國的臣子都尊敬孔夫子，都知道孔夫子是聖人。

孔夫子到那個國家，那個國家的君主就向孔夫子問政，問孔夫子怎麼樣把這個國家政治辦好。那麼這樣問孔夫子，那當然就把他的國家裏，辦的政治這些現況要告訴孔夫子，孔夫子就聞了。聞就聞到這個國家政治的一些實際狀況，這個不容易的事情。一個普通人到這個國家，國家有很多事情要保守機密，不能告訴人的。那孔子到這個國家，這個國家君主主動的告訴孔夫子，再向孔夫子請教，怎麼樣辦政治。因此子禽就問子貢，我們老師到一個國家必聞其政，這個國家的君主，就把他的國家的政治來請教我們老師。

「求之與」，這個普通人辦不到的，那這是我們老師向這國君請求，才能夠使那個國君向他問政。這個與字是一個活動的口氣，在右邊加一個欠字，就表示疑問的話，但是在《論語》這個經典裏面，不要那個欠字，就是這個與字，用在這一句話的最後一個字，我們一讀就知道是那個歎字，是表示疑問的話，是我們老師求來的呢，「抑與之與」，抑是一個轉換的語氣，怎麼轉換的語氣呢，上面講是聞，是我們老師求來的呢，要不是求來的話，那與之與，是那個國家的國君，主動的來告訴我們老師，與之，之就是那個國家的政治。還是那個國家的君主，主動的把國家政

治情況，來告訴我們老師，問這兩句話。

「子貢曰」，子貢就說了，「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」，子貢了解，他不像子禽。他說你問這個是求之呢還是與之呢，子貢先不答復這兩個問題，先講我們的老師夫子，他怎麼呢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。所謂溫是什麼呢，溫是溫和，待人接物是一片溫和的。良是很善良的。恭是恭敬，對待一切人恭敬。儉是作事情、待人接物恰到好處，不過分也不會不及。讓就是禮讓，一切是謙卑讓人，這個才得之，以這個得之。你問是不是求，你說夫子他求之，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」，你一定說他求來的話，他不是像一般人的求，他的求是由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得來的，這既不是求來的，也不是國君主動的給與的，而是夫子憑他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得來的。

子貢說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這五個字。這五個字就把孔夫子的道德脩養，把他說明在這裏。我們學儒、要跟孔子學的話，特別在這五個字上面就要學孔夫子。溫是什麼，溫是溫和，孔子你看他，遠遠的看很莊嚴，你跟他一接近的時候，很溫和，溫和就是待人很厚道的意思。良是善良，善良一個善字在儒家來講非常重要，

我們學佛都知道，佛法講的最好就是一個妙字，但是儒家講到最好的就是一個善字，善是最好的一個字。比如說我們講本性，本性這個本體、它這個相都談不上善惡，但是要學、要能夠明心見性的話，從那開始學呢，也就是先學一個善。善學好了，自自然然的就能夠明瞭自己的本體。良就是善良。恭就是恭敬，如果這兩個字用在一起的話，恭是存在心裏面叫恭，敬是表現外面有行為了叫敬。那麼單獨這一個字，要說恭就包含敬，單獨說敬也就包含恭。在這裏恭是一個字，它就包含恭敬這兩個字在內，就是說我們對人對事，從內心的恭到外面表示禮節這個敬，也就是敬是出自內心，表裏如一，這是真正的恭了。儉是什麼呢，儉是不要奢侈，辦任何事情，辦到那個程度就好，不要過分，但是沒到那個程度當然也不好，恰到好處這叫儉。讓呢就是禮讓人家，很謙虛的讓、一切都要讓。與讓相反的就是驕傲，大家學佛知道，驕傲是一種煩惱，既然驕傲是種煩惱，要把煩惱伏得住，再進一步能夠把煩惱斷除，那怎麼做起，就從這個讓字開始做，所以儒家在《論語》裏面講每一章都是指導我們，從凡夫眾生都能做到的這種脩養，做到圓滿的地方，就是成就了，成就聖人了。一開始學的話，就是方向很正確。這五個字，孔夫子聖人他是具備了，我們學就是從這方面來學，我們待人接物就要從這五個字上面來學習。

○子曰：父在觀其志，父沒觀其行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

按照孔安國的注解，父親在世，要一切以父親作主，作兒子的不能夠自專，專是自己作決定。因為父親在的話，這個家長是父親，對內、對外的一切事情由父親來決定，這個時候要看這個兒子只看他的志向如何。志是什麼呢，志是存在心裏面，就看他的志向。父沒父親不在世了，觀其行，他的品行、行為，看他所作的事情，怎麼樣待人，就是可以看了，看他怎麼個作法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在三年之中，沒有把父親在世的時候，所行的那個道，沒有改，這個可謂孝矣，可以說他是個孝子。

我們現在看看，「觀其志」是怎麼觀法子，就是父親他對於家裏的事情，對外面辦事情，如何待人，看他這個兒子是不是都順從父親這種作法，這就是看他的志了。這個說起來容易，作起來就不容易。在古時候還比較容易，古時那個教育，從家庭教育到學校教育，整個國家所實施的教育都是一致性的。比如說講孝道，兒女要聽父母的話，要聽長者的，講的話他要聽，要守規矩，這個都是一致的。現在就

很難了，現在這個教育，無論是家庭也好，各級學校也好，社會教育，尤其是講的什麼呢，兒童啊，你要教他很活潑，從小要教他養成自主性，所謂自主性，兒童聽見父母的教訓，不一定要聽從的，現在教育的觀點認為父母、老一代人不懂得兒女年輕人的心理，所以父母的話不見得是對的，最好父母要順從兒女，這就不得了。

我們人從無始劫以來，生生世世都是迷惑顛倒，為什麼迷惑顛倒呢，不認識自己，已有真如本性，就起無明了，無明一起來之後，就有很多煩惱，那些煩惱總歸一句話，就是自私自利的那種習氣。無論是小孩怎麼小，他一生下來都知道自私，這個自私就是一個最重要的煩惱，佛法裏面叫我執。古時候聖賢教育就是處處教禮，教讓人家、尊重人家，對人家要尊敬，往這個方向去學的話，就是慢慢的把這個自私自心、把我執，先把它伏下去，然後就能斷除，這就夠了生死，能夠成就聖人了。像現在的教育，都是教人家所謂自主，就是順著兒童那種惡習氣、自私自利的那種習氣來發展，那跟過去那個聖賢教育完全相反的。

因此在這裏講觀其志，就看他在家裏是不是聽從父親的那些教育，父親所作的事情，他是不是能夠順從。為什麼要順從父親呢，父親到世間來，小的時候也不知

道，後來要受教育，受聖賢的教育，就是不讀書的人，他就憑過去流傳下來那些古諺語，古人流傳下來古老的言語，就從那些古老的諺語裏面知道怎麼樣學習，怎麼樣作人，所以過去雖然沒有讀書的人，都知道很有脩養的那些言語。所以父母他受過教育，在這個人世間來，他年齡長，接觸人羣，接觸社會，他有很多經驗閱歷，所以他的話，兒女要聽。觀其志就看他能不能夠順從父親的言語，順從父親的這些行為。

「父沒觀其行」，他自己的事情可以作主了，但是有一個，三年不要改父親在世的時候，他所實施的這些作事的方法，待人的這個道理。為什麼三年不要改呢。一個人他受之於父母的恩德，可以說是就像昊天那樣罔極，報答都報答不盡。聖人制禮，在父母死的時候，從死的開始他要守這個喪，守喪是孝子一定的，守三年。古時候真正的孝子大孝終身慕父母，終身都要記得父母的恩德。聖人為了人在世間，你總還要作事情，所以訂定三年，不要超過三年了，三年在意思上面表示一個人人生下來之後，《禮記》上講「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」，兒女生下來什麼都不會，也不會行走，吃飯也不會，處處靠父母。小的時候不會走路要父母懷抱，三

年然後他學會走路了，父母就可以不用抱他了，守三年之喪是這個意思，最低限度要守三年之喪。所以在這個時期就看了，父母之恩，不要改父之道。

那麼有人要問，如果要是父親在世所作的那些事情不好，作些壞事情，你要三年不改，你要跟著父親學壞事情嗎，但是經文你看，注意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凡是講道這方面，這就等於走路一樣的，那是正道，那是好的一方面。如果走邪路，那就談不上是道了，那個不但三年要改，就是父親在世的時候，看見父親有什麼過失，作兒女的人就要勸，勸告父母。所以這裏是講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是正道、好的事情，就算談不上好的事、也談不上壞的，非善非惡的，父親在世他所愛好的，在三年之內也用不著改。這是盡到孝道了，「可謂孝矣」，所以看孝道就看他父親在世時如何，父親不在世的時候又如何。

你拿現在世間一般的兒女看起來，後面這一條無改於父之道，別說父親不好的事情要改，就是好的事情他也要改，做孝子的人，這個心態就談不上孝子了。現在作一個兒子，個人就講個人自己的個性，父親一死他馬上就改。別說父親死了，父親沒有死，父親辦的事業給他，辦的學校交給他，有很多年輕人，我現在興學，我

這個學術一天一天進步，父親那時候學的，現在已不適用了，現在要改。現在很多情形是如此。但是我們讀聖人的書，你要知道，年輕的人，別說你這個讀書，你讀的書比父親的多，讀的學位比父親高，但是你的經驗閱歷比不上父親。所以你不改則已，一改就壞事情。在學校裏面教學生處處守規矩，你一改教學生不要守規矩；順著學生那個愛好發展，那好了，學生各人有各人的愛好，那個就亂了。小學還好一點，從中學到大學，老師在講書，學生在下面講話，在過去是絕對不許可。現在學生所以這樣說話，就是現在教育政策改了。

這一章要學規矩，這規矩不是壞事情，規矩，你用圓規畫一個圓形就畫得很圓；自己沒有那個儀器，一畫就是畫不好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○有子曰：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

這是有子講的，因為有子講的話，很多都跟孔夫子說的意思很相合，所以那些孔門之中，他們師兄弟都推崇有子，說是有子之言似夫子，有子說的言語就好像孔夫子說的那麼好。

這一章經書就是有子講的。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。」這是一段。禮是講規矩的，禮有形式、有本質，在形式上面必須講規矩。本質呢是講對人對事恭敬，對人要禮讓，那是禮的本質。這裏講禮它要起作用的話，以和為貴。禮在形式上要講規矩，可是在規矩之中，講規矩也講一個和，以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，先王就拿春秋那個時候還是周家，周家的先王就是文武，在周家以前的殷朝，殷朝的成湯王，那都是先王。再講夏朝禹王，那都是先王。如果再廣泛的講，三代稱王，五帝叫帝王，那都可以說是先王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。斯這個字就指的禮之用和為貴，用和。雖然是講規矩，在行禮的時候要和，要表裏如一，比如說我

們對人家行禮，古時候或者是見長輩要行跪拜禮，或者是普通行鞠躬禮。在行跪拜禮的時候，身體表現出來照著規矩來行；就本質方面來講，他的心裏對那個長輩，就是像他身體所表現那個禮節一樣的，那樣尊敬對方。遇到有什麼意見，要尊敬、讓對方。這是先王之道，都是講禮講用，和為貴。

所謂先王，我們就拿周家來講，周公制禮作樂，禮制下來，在用的時候，就是用這個和，一切都是和諧的，所以這個是最美呀，最美好。這個和字呢，古人注解把和當音樂講，比如說《皇侃》的疏、《邢昺》的疏，這兩位在古時候都是很權威的注解，都是說，禮之用和為貴，禮那個規矩要用音樂來調和，因為音樂是最和諧的一種藝術，他是這個講法。但是這種講法我們看起來好像沒有問題，你要研究起來，就知道這個講法跟經義不能夠完全相合。為什麼不完全相合呢，清朝劉寶楠他也是很權威注解《論語》的人，叫《論語正義》，在這裏講的劉氏《正義》就是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，他看出來了，他說把這個和字解釋為音樂，在別處可以這麼講，在這裏講就不那麼妥善，他有一句話講得很重要，就是說，在二十六頁的第四行，劉氏《正義》說，「和是禮中所有，故行禮以和為貴。皇邢疏以和為樂，非也。」

這是他的看法。

我們老師雪公就採取劉氏《正義》的說法。劉氏《正義》解釋和是禮中所有，這一句話很重要，我們稍微研究一下。為什麼禮之中有和呢，剛才一開始我就說禮有形式、有本質。形式就是規矩，見著人怎麼樣來行禮，這有一定的規矩的。但是呢講到禮的本質這一方面就是一個敬字一個禮讓的讓字。心裏對人一恭敬，自己傲慢心就把它壓下去。別人受到你的恭敬，他那個傲慢心沒有起來，就覺得受了對方恭敬的話，他也心平氣和了。再講到讓，對於任何人有利害關係一讓的時候，那對方也就心平氣和了。讓的反面就是爭、爭奪，你不能說大家在爭奪這是和平的爭奪，沒有那回事情。爭這個字你看，上面是個手，那個一直表示一個東西，中間也是個手，兩個手在搶一個東西，那就是爭。這是絕對沒有和氣，表現在言語方面、表現在行動方面。爭的結果就是搶，搶的結果就是互相毆打了，那沒有和的。要想和的話，就是讓。所以禮之中就有和，這個很清楚。我們對人家行禮的時候，跟人家辦事的時候，牽涉到利害關係的話，尊敬人家、讓人家，就絕對沒有爭。這是多麼和氣呢。所以劉氏《正義》說和是禮中所有，禮的本質就是和。

如果照皇邢這兩位疏，他們的解釋，禮是完全講規矩，和是用音樂來配合，這樣一解釋，禮專門只能講規矩而已，其中把恭敬禮讓忽略掉了，這個禮只講了形式上面，最重要的本質，他就不講、沒有講。這樣一分析，你就知道。所以和不能當音樂講，和是禮中本來就有的。先王像周公制定禮樂，禮之中就有和。

你們各位要到外面跟人家講的話，這一點人家提出問題的話，你可以把它辨別清楚，自己這個禮也學得徹底。不是這樣的話，這個禮沒有學得徹底，我們在脩道方面，就打了折扣了，那就很難了。孔夫子教脩行，就從禮上面、從禮樂方面來開始學。禮講規矩、講禮讓、講尊敬，尊敬人家、尊敬事情，禮讓人家，這就是破除我們人人都有的我執法執。必得這樣講法禮中有和，和是就本質上面來講的。全部這樣學，我們講這個禮，對於我們脩道才有用處。第一段，先王之道，斯為美，你學禮的時候，禮的形式當然要講，用的時候一定要講究和。

第二段呢，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」小事情、大事情都可以用禮來脩行。一個小孩子，你教他在家裏作家事，教他灑掃應對，這些事情小孩子可以作的。出門的時候，一定要跟父母說到那裏去。回來的時候也要跟父母說一聲我回來了，這是

小事情，小事情就有很深厚的道理在當中。講孝是要順乎父母之心，你出門無論是近處、遠處，不告訴父母，父母一看，這個小孩子到那裏去了，他心裏就掛念兒女了。告訴他，他知道兒女到那裏去了。雖然告訴他到那裏去，作父母的心還在兒女身上。比如說現在外面交通很亂，只要兒女還沒有回來，父母就想著在外面騎車子也好，開車子也好，是不是一切都很平安，等到回來一告訴父母，父母的心才放下了，這都是養父母的心。從小教小孩子孝道，這個都可以作得到，小事情就有大道理在當中。千萬不可以像現在人學法，小孩在網路上學火星文。火星文字它的理論是什麼呢，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天地，他不願意讓大人知道，受大人的干涉了，所以他發明那些符號、那些文字，只有他們那一類的人了解，他們彼此，是講這一套。一般的傳播媒體，還很認同他們，以為這個沒什麼不好，你看現在是這個樣子。古時候聖賢教育不如此，雖是小事情也要教小孩子按照規矩來學。大事情就是對於成人的、個人的、國家大事都離不開這禮，由之，都由這個禮。

「有所不行」，就是無論是小事情、大事情都用禮、用很嚴格的規矩，而不用和的話，有些事情辦不成的，你就是辦一個事業，請一些人來幫忙你辦事情，不講

和這是不行的。就拿現在的機關裏面，一切講規矩。尤其是那些民眾的團體、事業團體，你講規矩，那些員工就照你規矩來行事，上班的時候來上班，下班的時候就下班，額外的事情他不願意作。你要用人和的話，上下班沒有那麼嚴格規定，這員工除了在辦公時間，他把公事辦好以外，其餘的時間，他還要來辦這個事情，那都是他自動的、他願意的。這個不是專門用規矩可以行得到。所以說只用禮而不用和，有所不行。

第三段，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知道和這麼重要了，而和呢，那就一切用和了。一切用和不用禮來節制的話，也不行。就拿團體上班來講，要按照性質，他是辦外務的那就另當別論，要是內勤的話，就有一個上下班的規定在那裏執行。如果不用上下班的規定在執行的話，你隨便什麼時候來上班，大家都高興，那又不行，這個團體就不成器。大家都不願意上班，說我在家裏把事情辦好了，那個不行的。所以亦不可行也，要用禮來節制。

這三段，第一段是講行禮要用和，第二段是只行禮不用和是偏了，第三段是專門用和而不用禮來節制，又偏了。這是教我們作任何事情，要學中庸之道。中庸之

道不要偏了，這樣辦事情才能辦得好，脩道也是要講中道。儒家《論語》後面〈堯曰〉那一篇，堯帝把天下讓給舜帝的時候，最重要的一句話「允執其中」，你永遠要把握著這個中道。「舜亦以命禹」，到了舜帝後來讓天下的時候，也是這樣告訴禹王，要把握這個中道，他治天下是如此。古時候作天子治天下、國君治國，一方面要辦政治辦行政，再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辦教育。你要養成一個學生，也要拿這個中道來教他，作人都是把握一個中道，不要偏於一邊了。什麼事情一偏激了，就跟走路一樣，你不照這個正的走，照這個分歧的，一走了岔路就偏了，差得太遠了，這個是說中道。

這一章有子就藉著學禮教我們人要學中道。行禮固然要用和，兩者都要並用。就是辦其他一切事情，脩養學道都是如此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○有子曰：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；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；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

這也是三段。第一段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」；我們跟人家來往要講究信字，信從那出來，信要由言語來表達。言語表達出來，然後有沒有信用，這是一樁事情。再說呢，你這有信用，與那個義是不是接近，是不是相合。為什麼近於義呢，信是信、義是義，這是兩回事情，這兩回事情都是從言語的言字生出來的。首先講信，言語說出來要有信用固然是不錯的，但是有些信用是說出來這麼作，結果他也是照著言語去作了，但是不合乎義的。義是什麼字呢，義在《中庸》裏面講，「義者宜也」，宜這個字怎麼寫法呢，我們一般講友誼，誼是左邊一個言字邊，右邊是一個宜字。義者宜也，左邊言字邊不要，就是右邊那個宜字。那個宜字是什麼呢，這個事情作得恰到好處，也不過分，也沒有不足的地方，那就是宜。宜就是一般合乎正義，言語如果合乎正義的話，那這個可取。如果這個言語說出來了，他雖然說的話算數，也兌現了，但是不合乎正義，這個就不足以採取的。

《皇侃疏》、《邢昺疏》，都舉一個古人有一個事情，什麼事情呢，這個人叫尾生，也叫微生，他跟女朋友約會，在那裏呢，橋下面約會。尾生先到，他的女朋友後到。女朋友還沒有到的時候，大水來了。像臺灣很多河流，有一些人在河流裏面玩，忽然大水一來，跑都跑不掉。他那時情況就是如此，在等他的女朋友時，水一來，他不跑，要守這信用，決不離開那個地方。水一來，他抱著橋樑下面的柱子，水一直在沖，他一直抱著不肯放，就被大水把他淹死了。說是守信用，不錯，約好在那地方他就在那地方，這是有信。但是你研究這個信合不合乎義呢，不合乎義。所以古人注解把這個事情舉出來，讓我們辨別什麼是信與義相合，什麼是信與義不相合。信與義不合，那就不近於義，這個信是不可以取的。

還有古時候結盟，結盟就是要兩方面，都是誠心誠意來結了這個盟約、定了盟約。如果有一方被要脅了，在逼迫之下定了一個盟約，到後來被逼迫的這一方，他可以不必守這個盟約。在被逼迫之下定的這個盟約、這個信，不要遵守，因為它不合乎義。舉這兩個例子，大家可以辨別，信要近義，這個言可復也。復是反覆，反覆的來推究、來研究，言語說出去要不要守信用，就看它合不合乎義。合乎這個義

呢，信就要遵守，不合乎義，這個信可以不遵守。所以後面《劉氏正義》、就是劉寶楠的《正義》裏面，他也舉出《孟子》裏面講的話，《孟子》〈離婁篇〉裏面就說，「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唯義所在。」大人，那時候在位的也好，或者是脩道的人，就是大人。言不必信，下面有一句重要，唯義所在，這個言語說出去，與義不相近、不合乎義，言就不必一定要兌現，不必守住這個信用。所以一定要守住義，跟義能夠相近的話，這才是信，這是第一段。

我們在說話之前，比較穩妥一點，反覆的推敲來考慮。考慮的結果，這個話說出去，信字當然重要。為了不失信用，給人家承諾的時候，這個信就要想想是不是合乎正義。不合正義就不能答應人家，比如說古時候講禮，講朋友這一倫。朋友有通財之義務，這個朋友他發生財務問題，你作他的朋友，你就可以拿財力，只要自己財力夠，可以替他解決這些問題，這都是普通事情。講到夠朋友的，朋友在發生危險的時候，遇到有殺父之仇的時候，要替朋友去報仇。要冒生命的危險，或是自己朋友被人家殺害了，作他朋友的人，就要替他報仇。報仇的話，朋友在的時候，就跟朋友講，我們兩個沒問題。你遇到任何危險的話，我以生命擔保，這叫「許友

以死」。許就是承諾人家、答應人家，將來你遇到任何危險，我犧牲生命，我在所不惜，叫許友以死。但是有個條件，父母在，不許友以死，只要父母在的話，不可以隨便答應這個朋友，自己賠上性命要替朋友來報仇。那為什麼呢，比較之下，父母重要還是朋友重要。如果是父母在，他還許友以死，這個言語、這個信，就不合乎正義。既是不合乎正義，那這個話就不能講。言可復也，在說話之前就要好好的考慮。

第二段呢，「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。」恭這個字、敬這個字，只要單獨的提出來，恭就包含敬。那麼敬字單獨提出來，也包含恭在內。恭這裏講，近於禮，恭敬是要跟禮能夠配合。這個近字是什麼呢，近字照《說文解字》來講，近當附字講，附就是附屬，配屬的意思。恭敬它要配屬於禮，就跟前面講信近於義，信要配屬於義，就是附帶的附，那麼是恭要附於禮，這樣才遠恥辱也，就跟恥辱遠遠的離開了，就不會有恥辱了。恭為什麼要近於禮呢，為什麼要配屬於禮呢，你在行禮的時候，本來恭敬是禮的一個本質，但是本質是本質，在行禮的時候，形式也不能忽略，忽略了形式的話，在別人看起來，這個人不懂禮，沒有禮跟他節制，這是給他一種恥

辱了。這怎麼說呢，《皇侃疏》還有《邢昺疏》都引用，裏面有一句話，「巽在牀下」，巽在牀下是《周易》裏面的。《周易》裏面巽卦，下面三畫是巽，上面三畫也是巽，這句話就是下面那個三畫卦。巽是九二那一爻，爻辭有這一句話。就內卦巽那個三畫來講，就是牀舖，上面兩橫那是陽爻，那叫牀板，下面一橫是陰爻、是斷了一下，就是牀的腳。九二這一爻為什麼巽在牀下呢，九二這一爻，九是陽爻，二呢是陰的位置，陽爻應該在陽位，卦有很多解釋法，陽爻占在陰位上面，自己就是卑、卑得太過分了，九二這一爻就是巽在牀下，表示一個人對人行禮，行得太過於卑了，過分了，人家也覺得這個人怎麼這樣不懂禮呀。

古時候行禮與現在行禮，形式有一些變化的。古時候見著尊長，要行跪拜禮，在一定的場合才行跪拜。你不能在外面的場合、在車站遇到，公共場所裏面，一遇到就行跪拜禮，不是如此，要在家裏、一定的場合。普通的鞠躬禮，握手禮，也有它一定禮的規矩。鞠躬，一般都是九十度，不到九十度表示自己傲慢，九十再超過，那又過分了。現在有些人行鞠躬禮，連鞠躬根本就沒有鞠躬，點點頭而已，頸子稍微彎一下。過去雪公就講，這那算是鞠躬，躬是身體，上半身彎下來。現在一

般人的鞠躬只是點頭，那不是鞠躬，是鞠項，那就是太傲慢了。所以是恭近於禮，既不能過分，也不能不到那種禮的節制，這時才遠恥辱也。

第三段，「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因有兩種講法，一是當親字講，一是當依字講。漢儒注的，以及《皇侃疏》、《邢昺疏》，因字當親字講。亦可宗也，宗是當敬字講。因不失其親，就是所親近的人，不失其親。比如說對於家裏的長輩，兄弟姊妹之間，就是家族，這家族就是親人。你對於這些家裏的親人不失其親，就對他都是要拿親人看待，處處都是要拿善意待對方。兒女對父母要盡到孝道，兄弟姊妹之間要互相友愛，夫妻之間也是這樣，跟兄弟一樣，也是互相友愛。那麼父母對於兒女那不必說了，這是天性，一定是仁慈愛護自己兒女，這叫不失其親。從家庭推廣到外面有親戚朋友，有至親好友，不失其親。亦可宗也，宗當敬字講，像這樣的人，不失其親的人，值得尊敬。為什麼呢，就倫常道德來講，他有倫常脩養。我們學道從那裏學起，就是印光祖師所講敦倫盡分，就是敦厚人倫。所以遇到這樣敦厚人倫的時候，對於這樣的人，就要尊敬他。那麼我們自己知道是要敦倫盡分，我們對待一切所親的人，我們都要對他要愛護，拿善意，都要推讓著對方，這就是不

失其親。一切他是好是壞，我們對他要關心。這樣的人是值得宗敬的，值得尊敬，這是一種講法。

這個因字是當依靠講，宋朝朱子（朱熹），他講因是猶依也，依靠。意思就是說，我們人在社會上，除了家裏的是天倫那就不必說，到外面總要是靠朋友。古人有一句話，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」。過去凡是走江湖的人，到那裏要拜碼頭的時候，第一次演講，都要說出來，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」，要靠大家多多的愛護，這兩句話。這個因就是依字講，依靠朋友們。

推廣來講，你在社會上作事情，跟你的長官，要依靠這個長官，他一方面在事業上是你的長官，過去無論在公家、在私人團體，那些作長官的人都知道，他除了在工作上要求他的員工，他要對員工實施教育。你跟了一個好長官，他除了是指導你工作，在事業上怎麼樣培養自己能力，在人格上面、品德方面，他也要教化你，來教育你。所以這樣的人，也不失其親，依靠依得其人，這種講法也好。如果說依靠一個人，他本身作的事情，就是不那麼規規矩矩，來發展他的事業，表面上那個財團很大，他逐漸逐漸把它掏空了，你跟這樣的一個長官的話，那不是跟他倒楣嗎。

在公家機構裏面，這個機關首長，他是專門為自己的權力來作事情，他要求他的部下，也是配合他的私心在那裏作事情，你跟這樣的長官那就跟錯了，那就失其親了。

所以朱子講，依是要依靠某一個人，我們不能說，我不要吃依靠任何人，自己獨立創業。不錯，你獨立創業，一個人能夠作什麼事情，就是有足夠的資本，你要辦一個大事業，還要別人，還要找員工給你幫忙的，何況自己還沒有那麼雄厚的資本。首先一個年輕人，總是要先到一個私人團體，作作那些入門的工作，吸收吸收經驗，所以總得要靠人。千萬不可以聽現在一般人，我自己什麼都不要依靠，好啊，誰辦得到。就是古時候，那些作大皇帝的人，他首先要找出一個重要的大臣，來幫他的忙，所以這個講法也可以。

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，這個因字還有一個講法，這個因在左邊加一個女字邊，婚姻的姻。那就是說，無論是男子是女子，結婚的時候，要看看對方，兩者的條件不能完全相等的時候，總是不能太懸殊了。這裏不是講財產的問題，也不是講在政府裏是不是作官，都不是指的這個。是講對方人品的問題，前面講交朋友你以忠信，我也學忠信，他也學忠信，那好了，我們就可以交朋友了，如果說是在學忠信的

話，他專門在學那些、參加詐騙集團，跟那個集團學那些騙人的方法，那個我們就道不同不相為謀，這種人不能跟他交朋友，這種人無論是男子是女子，千萬不能跟他結婚。所以這個因字當婚姻的姻字來講，也不失其親，其親是值得親近的人，那就是男女結婚要看對方，人品是不是能夠合得起來，這才不失其親。亦可宗也，這個宗字當宗族來講。為什麼當宗族講呢，宗族講九族。九族有兩種講法，一個就自己家族來講，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親、自己，下面有兒子、孫子、曾孫、玄孫這個九代叫九族。另外一種講法，《白虎通》裏面就講，《白虎通》是漢儒寫的，它是講旁系的，父親的女兒嫁出去的，父親他的姊姊、妹妹，這是旁系。母親的也是這樣。自己的女兒，這個合起來、連同自己合起來九族。詳細說起來，《白虎通》裏面計算很清楚。它說父這一族有四，母這一族有三，太太這一族有二，一共加起來有九族。既是婚姻在九族之內，所以說亦可宗也，結婚的時候要選好，人品跟自己合得來、相合的。這是為什麼呢，亦可宗也，他一結了婚以後，就是自己的宗親了，所以這個一定要慎重，這也是一種講法。所以這個講法就是說，締結婚姻之人，這是在二十九頁的最後兩行，程樹德的解釋，締結婚姻的時候，不失其可親之人，要是值得親近的、值得同他結婚的。為什麼呢，則亦可等於同宗，他一結了婚之後，

就是跟自己同一個宗了。所以這一條有這兩種講法。

這一章書就是講這個禮，一個是言語，言而有信，信要配合正義。一個是講行禮，再後面講姻親，這三者對於我們人都有密切關係，我們求學，學問學好到外面辦事情，都離不開這三種關係，脩道更是如此。脩道人的話，這三者如果有任何一條，沒有照這上面去脩持的話，都有缺失，那脩道都很困難。就拿最後一條來講，因要失其親，無論是男子女子有後顧之憂你脩道那脩什麼東西，辦事也辦不成，這三者都非常重要。

○子曰：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

這一章書是講好學。孔子講好學他的意思就是，第一個說，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。」我們一般人對於自己生活的條件衣食住行，人人都會注意，而且都在這一方面很講求，比較好、好上又好。但是要講到求學、要好學的話，在這一方面就不那麼注重了。所以孔子講君子，君子就是求學的人、學道的人，求學的時候對於衣食這一方面，就拿這個食作代表，日常所吃的，不必求其飽，居呢無求安，住的房屋不必要求其安，在這裏講飽或者安，拿我們現代人的見解來說，你說一個人吃飯，不吃飽了怎麼行呢，居住總得有個房子才能居住得安穩，一個是吃、一個是住的房屋都不要，那我們求學怎麼求法子呢，孔子在這裏就說，你是一個求學、脩道的人，應該要好學。

所謂好學，不是像我們現在人進學校是來讀書，不讀書就沒有學校的文憑，因為這個才來讀書，讀書他沒有什麼興趣，當然有興趣的也很多，沒有興趣的人也不

少。孔夫子在這裏說，教我們要好學，好學要心無二用，心就不能放在衣食居住這一方面。因為你把心思放在衣食居住這一方面，那就把求學的這個心理轉移了，轉移到衣食住這一方面。一旦轉移到衣食住這一方面，要知道衣食住行，在一個真正好學的人來講，有一個基本的生活資源就夠了。如果注重在這一方面，你心思擺在這上面，不但要吃得飽，飽了之後還要吃好吃的東西。居住的房屋，不但先有個小房屋，後來又大一點的，房屋裏面又講究裝潢，裝潢好了，有了好房屋，家裏沒有佈置陳設那些東西也不好，這是沒有止境的。一旦一個人把心思追求在衣食住行這一方面，那就全部的、他的心理都用在這上面了。而用在這上面，就個人來講他已經飽了、已經是安了，不能跟人家比，一比較之後，就是自己又比不上人家了，那又要比著跟人家一樣，甚至比人家好，沒有止境的。如果一個人這個樣的話，把他的心思完全用在這上面，他一生之中就變成一個奴隸了，變誰的奴隸呀，變那些物質的東西，穿的衣服，吃的那些食品，住的房屋，行路那些交通工具，變成這些東西的奴隸了。你想這麼一個人生有什麼用處啊，這個人談不上求學。

所以孔夫子講這道理，我們稍微把它分析一下，我們不可以拿現在人的觀念，

來了解孔夫子這兩句話，孔夫子教我們不要把心思放在自己生活這上面。雖然不把手思放在這上面，我們人在天地間，任何一個人，這個基本的生活衣食住行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就算是孔子的大弟子顏回，家裏很貧窮，他住在陋巷裏面，還有陋巷可以住，總不至於住在外面露天上去了吧。一簞食，一瓢飲，還有得飲食、還可以、還有啊，不會餓死的。所以只要一個讀書人，心思雖然不放在衣食住行上面，不要怕，我不去求這個衣食住行，那我們的生活怎麼維持，不會餓死，不會窮死的。就今日之下，我們任何人，讀書也好、沒有讀書也好，在現在這個社會裏面，求個人一個生活，或者是家庭一個基本的生活，應該還是沒有問題。你自己學一個謀生的技能，讀書讀到相當程度，你謀生應該也沒有問題。意思就是說，你不要把這個心理完全放在這個上面。在衣食住行基本生活，有這個條件可以維持的話，那麼這就是全部的力量用在求學。

求學為什麼這樣重要呢，當然重要，一個人到人世間來，我們要問他，你到人世間來，什麼意義呀，一般的哲學講的人生觀，你的人生觀是什麼呢，一般的人，各人講各人的，都沒有把握到這個重點，也沒有把握到要領。就我們中國文化來講，

人到世間來，最重要的要接受教育，要接受聖人教育，接受聖人教育就是學聖人，學聖人就是解決我們人生最苦惱的、最難解決的問題，就是生死問題。一個人到世間來生死問題不能解決，這個重大的問題不能解決，他用他的聰明才智，作生意發財，也可以發到很大的財，從事政治作官也可能作到很高的、很大的大官。但是你這財發得再多，就是全世界第一號的大富翁，他還有死的時候，當他要死的時候，他比我們普通人，苦得不知道有多少倍數。在政治上，古時候作那大皇帝，還不像現在，現在選舉的時候，選了之後還有任期，古時候作皇帝沒有任期的，他一直作到老死為止。他一旦到老年的時候，覺得這怎麼辦呢，一死了之後什麼都沒有了，他也比任何人苦啊。

過去齊國齊景公，有一次帶著他的大臣到外面看，看看齊國的土地那麼大，人民也很多，風景也很好。看了看之後，自己一想，唉呀，我齊國這麼廣大的土地，這麼多的人都聽我的話，我來治理他們，我說一句話，什麼話一說出去都算數啊，全國人都聽我的話，可惜，我一旦死的時候，這怎麼辦。說著說著就流淚、哭起來了，旁邊兩個臣子就幫著、陪著他一起哭。晏子不同，晏子就笑起來了。齊景公就

說，我正在苦惱的時候，另外兩個臣子也同情我，跟著一起哭，你怎麼反而笑起來了，怎麼回事情。晏子就說了，你的苦是因為年紀老了，要離開人世、會有死的時候，這才苦起來、哭起來了。齊景公說我這個苦惱不對嗎，我快要死了，齊國這個一切都不是我所有了，我說的會錯誤嗎。晏子就說了，照你這樣想法，齊國開始的時候，姜太公他如果一直活到現在，這齊國永久是他的，那裏有你作齊國國王的分，沒有你的分。這一句話把他迷了的心竅打開來了，原來是這麼回事情。死雖然痛苦，人人皆有死，但是不死也不行，不死的話，如果開國的姜太公他要不死的話，這個國家我也沒有作國王這個分。這就是一般的見解，這是非常迷惑顛倒。你的財產再多，也沒有用，作了國王也沒有用，還有死的時候。

本來這個死可以解決的，可是一般人不知道。怎麼解決方法呢，那就是中國文化，就是如此，《論語》要解決生死問題，必得要學聖人。聖人還沒有學到之前，你學到賢人，學到賢人也差不多了，生死大概也能夠作主了。像孔子那些大弟子顏子、曾子這些人都了不得的，他們生死都可以自主了。所以在這裏孔子講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意思就是教我們，你要求學一定要好學，全部的心理就放在求學

這一方面，全部的心理就是在求道、在道上面，你求道的時候，再分心來求衣食，那這個道就求不好。這裏各位要注意就是說，全部的精神求道，也許我們會問，那我們這個衣食住行、我們生活，個人的、家庭的生活，我們怎麼辦呢。這與求道沒有抵觸，儘管我們各人在求道，心放在道上面，但是各人在世間，你作那一個行業，你就作那一個行業，你求道的心與你從事那一個行業，絲毫沒有衝突的。不但沒有衝突，你學了脩道，脩道一定是一心不亂的在那脩道，你拿一心不亂的這個道理，來從事你那個行業，你的行業也可以發展，跟普通人不同，普通人想作生意，跟同行的、同業的要競爭，要想辦法把人家打倒了，讓自己起來了。但是你要一心不亂的發展自己的行業，不必管人家，各人發展各人自己，你懂得天命，懂得因果，只自己在求發展，你不妨害別人，這個就是在學道。因為學道是要定力的，你從事你的行業，你有這個定力，你就跟學道是一樣的。那麼你這樣，你從事那個行業有什麼抵觸，沒有啊。反而對於你這個行業，還有更好的發展。所以孔子這兩句話，各位千萬不可以拿現代一般人的見解，拿功利主義，拿現在在生活的水準，孔子教我們吃也不要吃飽，住甚至沒有房屋也不要在意，不必求安，那我們這樣怎麼求學啊，不要這樣講。這樣講，你把孔夫子這個話誤解了。

我們學孔夫子的話，學他的那個道理，果然按照這個道理，這樣去作的話，我們心在這個道上面，按照這個道理來從事那個行業，也一定是能夠發展得很快，比人家都好。就拿現在競選來講，你懂得孔夫子講這兩句話，老老實實自己競選，把你的競選政見說出來，不管別人的怎麼作法，也不必罵對方，不必找對方的毛病，用不著把對方打倒，你自己把自己政見提出來，讓選民來認同你，你這樣選舉，我想真正是這樣作的話，你一定會當選，如果不相信，各位可以試試看。這兩句話鄭康成的注解，「學者之志，有所不暇也。」鄭康成的注解講，一個求學的人，存著學道的這個志願，他沒有別的工夫來求這個衣食住行，鄭康成的注解是正確的、是不错的，但是我如果不加前面這樣講解一下，各位對於鄭康成的注解，恐怕也還看不明白。他注解的意思，學者一定要發了求學、求道的志願之後，他的心就是要放在求學、求道這一方面。無暇就是不能分心，不能分心再作別的事情，你一分心就影響你這個求學了，是這個意思。但是鄭康成是生在漢朝，今日現在的狀況，跟漢朝那個時代，變化很多很多。今天這個時代，人心、時代、環境，那不能跟漢朝那樣相比，所以我們還必須加以現在的，根據現在一般人所可能起的誤會，必得要先研究，然後你才能夠講出這兩句話來，別人才不會毀謗孔夫子。而且我們也真正才

能用得上。我們果然這麼作，我們了解求道、求學是專心一致的，用你那個心思在求，正工夫你在入定。你在學校教書，你當老師，你就專心把你書教好了，這也是定工夫。你作生意，專心的來研究發展你的產品，改善你的產品，這個也是你的定力，你沒有這種定力來研究的話，專門是打壞主意，把人家打倒了，自己出來，你永久也沒辦法改善你的產品。所以我們這麼了解的時候，對於孔子講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我們照樣的在社會上作任何事情。我們作事情懂得這個道理的時候，就跟學道是一致的。

這就跟雪公過去開示是一樣的，雪公講你們大家在家裏念佛，你一天念多少時候佛，早晚兩次功課，加上再有的時候，到道場裏面，大家集合集體來念佛，這整個時間你算上來，還是很少，其餘的時間呢，你一定要工作。工作的時候，你專心在工作，你那個心就不是虛妄心，不是雜亂心，那就是專心。專心跟求道、跟念佛的心是一回事情。你在念佛的時候，信與願包含在念佛這一句佛號裏面。所以提起一句佛號，信願就自然在其中，你也不必再信再願，信願自自然然包含在裏面。你平常在工作的時候，雖然沒有我在脩道，我在學聖人，你沒有這樣念，你作你的工

作，但是你的志願，你的信心，將來要成為聖人，你這個願力，願力並不是要掛在口裏面，你一方面在工作，無論從事那一行正當的工作，那個願還沒有間斷。這樣各位想想看，你求道跟作一般的工作，有什麼妨礙呢。有妨礙就是說，求飽還要求吃得好，好上還要好。居住的房屋住得好，小房子希望大房子，大房子還要裏面裝潢，家裏陳設的這種寶物、很多的陳設品，沒有止境，那樣求。

孔子講這兩個求字，是要禁止我們不要求那些東西。不是教我們不要連日常從事衣食住行的這些，維持衣食住行這些工作我們都不作，不是如此。大家念佛也知道，有很多人一聽，我們念佛求往生，我們一天到晚在家念佛好了，不要工作了，這又錯誤了。念佛不管是在什麼年齡，你在什麼年齡都要工作，你不工作生活靠誰來供給給你。作正當的工作，只要不陷害別人，自己在努力工作，與念佛沒有衝突。我們在這裏求道也是如此。鄭康成講有所不暇，是這個意思。所以君子是求學、求道的人，君子所求的比食居更重要，所以孔子教我們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要我們專心的求學。

「敏於事而慎於言」，敏字根據孔安國的講解，作疾速講。疾是很快，說作就

作。清朝焦循把它作審慎來講，清朝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，把這兩種解釋合起來講，這是可以的。那就是說敏於事而慎於言，作事情要很敏捷，但是這個事情沒有作之前，要計畫得很周密，要很審慎的來想一想，這個事情應該作不應該作。什麼事情應該作呢，比如說你是辦政治的，這個事情作出來，對於全國的民眾都有好處，而不是只注重某些人，只注重某些人的這種事情不能作，而注重照顧全國的人，這個事情可以，確定是能夠作的。能夠作的時候，第二步再想怎麼樣作這個事情，想出一套計畫，怎麼樣實施的方法，都要想完全了。這是一樁事情，想好了，慎重的考慮好了，決定要作了，就趕快、就要作。千萬不可以計畫也有了，也想好了，對於別人都有好的利益，都好了，那麼，沒關係，再等一個時候再說吧。今天等到明天，明天還有明天，那等到什麼時候。敏於事就是說，你的事情想好的話，要作就趕快作。條件具備就趕快作。慎於言，言就是言語。一個求學的人，在說話之前要考慮一下，那些言語可以說，那些言語不可以說。或者同樣的一個言語，在這個時候不能說，將來可以說，那都是要考慮好了。同樣一種言語，可以對這個人說，不可以對別人說，既然有分別的話，你在大眾場合裏，就不能夠說，這句話不能普遍的說出來，那就應該有所顧忌，要慎重，這就是慎於言。

「就有道而正焉」，有道是有道德有學問的人，學有專長的人，那麼你就跟他學。就儒家的學術來講，讀書一般講，都是讀四書五經。四書五經現在找老師就不好找了。古時候在漢朝，五經也不是一個人全能啊，不是一個老師就把五經都能講，辦不到啊。所以漢朝要立五經博士，五經博士他對於這一經，有深入的、專門作研究，他後來可以教學生，他教學生只教這一部經，這就是就有道而正焉。你要學《詩經》，你專門跟《詩經》博士去學。你學《書經》，你專門跟那個《書經》博士去學。五經都有專門的，這就是就有道而正焉。在今日之下，這五經大家都不講了，也沒辦法講了，那個學校能夠把五經每一部經，都能夠從頭到尾來學，辦不到。只能看看那位國文老師能夠講、講得不錯就算是好了，如此而已。

廣義的來講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在今日之下，你不能說我是學道的人，你學道是不錯，你總要在世間學術，總要選一門學術吧，你學政治的、學法律的、學教育的，學政治有政治的專家、學術。學法律有法律專家。學教育有教育專家。那你就跟他學，跟他學，他怎麼呢，道，放寬的範圍來講，只要他的人品好，守住這個道德、品德，作人之道他能守得住，這就可以，他既是你專業上的老師，也是作人之道道德

上面一個老師，這就是就有道而正焉。這樣的話「可謂好學也已」，這才是好學。

這一章書重點，是教我們要懂得求道的人，求學一定要好學。好學怎麼好學法，在這裏講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尤其是開頭那兩句，學道這個心就在道上，然後你是學道的人，作事、說話都要慎重考慮，尤其是說話的言語，佛家講身口意三業，口業很難守得住。避免造口業一定要慎言。我們學了孔夫子這一句話，不能夠慎言，傷害人了，這一句話說出來，傷害人了，自己還不知道，然後我們在世間辦事情，種種的障礙來了，某個人我也沒有得罪他，他怎麼來找我麻煩，不錯，什麼時候說的話，讓他受不了，使他受了傷害了，他有機會就要找麻煩。這個我們一般不讀聖人書，我們不知道。讀了聖人書，可以在世間辦事情避免很多障礙。最重要在脩道這一方面，脩道，平常比如說我們念佛的人，為什麼在臨終的時候，佛號提不起來，有很多障礙，就是平常言語、作事情，跟人家結了怨了，自己還不知道，到生死關頭，那種障礙就來了。這就是聖人的話，我們要了解。了解之後就要這樣學，這才是好學。只了解不肯這樣學的話，談不上是好學，連個學也談不上。這章書是如此。

○子貢曰：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。子曰：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子貢曰：詩云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」其斯之謂與。子曰：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；告諸往而知來者。

經文的文字我們先看一看。子貢說，一個貧窮的人而無諂，貧窮的人他對一切人，沒有諂媚的行為。富呢，有財富的人而無驕，對人不驕傲。「何如」，他問孔子，這樣的話怎麼樣，像這兩種人，一個是「貧而無諂」，一個是「富而無驕」，好不好呢。「子曰」孔子說，「可也」算不錯了，就算不錯了。但是孔夫子繼續說，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」，未若，未若還比不上，若就是像那樣。還不像什麼呢，貧而樂，貧窮人很樂，富呢而好禮。子貢一聽，說「詩云」，《詩經》裏講，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老師你講的話是這個意思嗎，「其斯之謂與」。「子曰，賜也」，孔子說，賜這是子貢的名，你呀，「始可與言」，從現在我可以跟你談談詩了，因為你「告諸往而知來者」，我告訴前面的話，你知道後來的意思。

這一章經書，經文我們也看過了。子貢問的話「貧而無諂」，無諂就是不向人

家行諂媚。諂媚就是說的話，說給對方很好聽，希望從對方那裏得到一些好處，貧窮人作到無諂的話，這就不錯了，懂得做人的道理。人不怕貧窮，就怕沒有志氣。漢朝袁安，下大雪的時候，人家到外面來活動了，大雪把他的門都封起來了，開都開不來。外面人把他門前雪推開、清除掉了，然後開門，他在家裏，安安穩穩的睡在家裏。地方官問他，大家都出來，你怎麼不出來呢。他說下大雪我出來干擾人家，我自己在家坐著沒有飯吃，寧願睡在家裏，天氣這麼寒冷，我去干擾人家，這個在心理過不去。袁安是一個很貧窮的讀書人，後來有成就的。他就是貧窮連飯都沒得吃，遇到很寒冷的天氣，他也不願意出來求人家，這是了不起的。

「富而無驕」，富貴的人，這是講富，包含貴，貴人是作大官的人，你說他不驕傲也很少有。一個財富很多的人，石崇很有名，大家都知道，家裏的財富不知道有多少，他那個大花園金谷園，金谷園比國家公園還要好，花草樹木、家裏的珊瑚、瑪瑙，珊瑚樹一棵一棵的堆滿了，其他的寶物也是，自己說不清的，他就是驕傲，人家拿一棵珊瑚樹來給他看，他說，你這個算什麼，他把自己房子打開給人看看，你看看我家裏有多少，滿屋子都是珊瑚樹，其他的寶物更多，這是驕傲了。驕傲的

結果怎麼樣呢，最後在政治上有權力的人，要他的家財，好，你要什麼我都給你。人家不要，你的財產沒用。他最寵愛的一個太太叫作綠珠，人家要，他就捨不得，捨不得也不行。結果，正在沒辦法，那個綠珠從樓上跳樓死掉了。所以唐朝有詩「落花猶似墜樓人」，金谷園的那一首詩。自古以來，財富多的人，他都是有驕傲。這裏講富而無驕，這個人也就是算不錯了。但是孔夫子就藉著子貢提出的問題，來教導他的學生，一步一步的來引導他往前深入的學道，那就是顏回所講，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」，善誘人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誘導。子貢在這裏講，這是不錯了，「何如」，何如就是講這個人的品德如何。

孔子先肯定他的話，「可也」這個人品是不錯了。今日之下，貧窮的人如果要無諂的話，這個人就算是好人了，不錯了。孔子再進一步的，「未若」還比不上，比不上「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貧而樂，樂的是什麼呢，樂是樂道，像顏回，居在陋巷，吃的一簞食一瓢飲，吃也吃不飽，飲的什麼，我們現在喝茶、喝其他的飲料，顏子那有這樣享受，喝水呀，一瓢飲，喝一瓢水而已呀。孔子說別人看，人不堪其憂，那種貧苦的生活，別人看一定很憂愁，但是回也不改其樂。你讀古人書

也好，就跟研究詩是一樣的，那一個字最重要的就是詩眼。不改其樂這改字重要。不改其樂，就是顏子時時都是樂啊。他這一生從學道，知道學道開始，一直在那樂，他生活得這樣貧困，改不了他這個樂道，就是不改。不改其樂就是不改他的樂，對於道那樣樂。孔子看得出來，他無時而不樂，決不會因為生活吃不飽，沒有屋子住而改。要是普通人，唉呀我連飯都吃不飽，我沒有房子住，那我有什麼樂，我還求什麼學，乾脆不要求學了，我念佛也不要念了，一般人如此。他是不改其樂。不管是在什麼環境，貧困也好，顏子是沒有富的，如果顏子要是大富翁，或者作了大官，他也不改其樂。我們讀孔子這個言語，從兩方面看，這跟我們普通人不一樣，我們普通人學道的時候，貧窮、貧困來的時候，也不學道了，怎麼樣去解除貧困這個環境了。一旦走上順境了，有升官的機會，有發財的機會，趕快，我現在這個學道暫時緩一緩，我先把機會抓住再說吧，那又改變其樂了。

不改其樂，貧賤、富貴，都不能改變他這個樂道的那種心，所以孔子講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貧而樂是樂道，樂道並不是說，我這個時候樂道，過一個時候又不樂道了；或者現在我暫時把這個樂道我不樂，我解決我的生活問題，過一個

時候，我發了大財以後，我然後再樂。很多學佛的人都是，我現在先去發財，在事業上有了財力了，或者是我從事政治，作了大官以後，我有能力來作，佛家我來護法，他是這個想法。這想法也未嘗不好，但是這個機會不見得可靠，想去發財就一定能夠發財嗎，不盡然。求大官，你去競選，不見得就能當選，還是老老實實的，要不改其樂好，這個是最穩妥的。古人講，讀書書念在肚子裏面、念在心裏面，外面那個綁票的綁匪，沒有辦法把你綁去。你的道，有了學問了，有了道了，道在身上，小偷也好、強盜也好，你也不怕他。小偷來偷，我家裏幾本書，你偷也好，看看學道更好。強盜把你綁去，綁去正好，我給你說說道，那不更好嗎。真正有道的人不怕，無論到什麼地方，都是心安理得的，所以是貧而樂。

「富而好禮」，好禮也是學道。孔夫子教人學道，從那裏學，就是從禮上面來學。禮的本質就是謙讓，就是恭敬，你能恭敬能夠謙讓，就是一步一步的往道上面去走。恭敬人家、讓人家，就是世間財富也好，有發財的機會讓人家，我不要，我只要維持生活就可以了，多餘的要來有什麼用啊，我來學道。作大官也是如此，有機會讓人家。這個心理是無時而不安，心理一安定下來的時候，就無時而不快樂。

這一個人，還沒有成就聖賢的時候，就是有道之人了，那你這一生之中，就是平安自在，一生快快乐樂的在那裏生活、在那裏學道。果然一生這樣學道的話，你道業成就得非常快，就像孔子那些大弟子，他們的生死都沒有問題，都解決了。所以孔子講，你說的雖然好，但是再進一步的貧而樂，富而好禮，富而好禮包括有財富的人，盡量來救濟那些貧窮的人，你在政治上有能力的人，你就盡量作那些政策、實行那些政策，對於所有的老百姓都有好處，這叫好禮。

這樣講之後，子貢就說了，「詩云」，他舉出詩裏面的，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這個詩就是出自於《詩經》《衛風》，衛國的國風，有一篇詩《淇奧》，上面讀淇，下面奧讀愈，《淇奧》那一篇，那一篇裏面有這兩句詩文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根據《爾雅》，《爾雅》是古時候一本字典，解釋字義的，《爾雅》裏面有《釋器》，解釋各種用具，解釋器具，就講骨、你要把這骨頭作成有用之器，在作的時候要切。象牙，你要把它作成有用的器具，就要磋。玉是石頭，最好的石頭，可以作成玉的，玉石，你要把它作成玉器的時候，要用琢。普通的石頭，好的石頭要作成器，比如作成樂器，磬就是石頭作的，那叫作磨。切磋琢磨就是各種材料不同，用各種製作

的工夫，必須切磋琢磨，才能夠使它成為很好的器具。子貢就拿這兩句話問孔子，孔子跟他說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，就是指比前面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要好，子貢就拿詩裏面這兩句話，無論是骨頭也好、象牙也好、玉也好、石也好，你作成那個器具，要慢慢的在那裏用很精細的工夫，比如說玉石的玉也好、石也好，把它先作成器具的一個粗的那種形狀，作好了以後，然後用細工夫，慢慢的給它切磋琢磨，磨得愈精細、愈光滑愈精美，這不能夠自己就滿足了。就拿作磬來講，古時候的磬，用一個好的石頭的材料，先把那個石頭，造成一個磬的形狀。這不夠啊，還要跟它磨，磨了又磨，當然石頭的材料很好，磨得那個片子愈薄愈好，敲出來聲音很清脆。由很厚的把它磨成很薄，最主要的是磨的工夫。

學道也是如此。就拿禮來講，開始學禮，禮讓人家，處處讓人家。開始的時候，相對的禮尚往來，你拿一分禮物給我，過個時候，我再回報你的禮物，回報這個禮物，就不能比照原來的送來那麼多，要多加一分，多加一些，這樣來往，一來一往，你給我的禮物，我回報你多加一些，然後你再給我，你又多加一些，這樣來往得愈來愈厚。朋友之間的交往，就是講厚道。家裏人的關係也是如此，父子兄弟夫婦之

間，互相關懷。除了跟外面的朋友，那是相對的。家裏這個天倫的話，不講相對了，他是天倫的關係，叫盡分，不管對方如何，是好是不好，我這一方面，我盡到我自己的心力，盡到自己的能力，都要關心他。再把這一個天倫互相關心、互相拿善意待對方，推廣到家庭以外的，朋友之間、君臣之間。原來君臣朋友是相對的，相對的久而久之，就把自己家裏天倫的關係、絕對性的，推廣到朋友君臣之間的交往。由相對的禮，進展到絕對的禮，禮讓、尊敬，那就是出世間法了。就是孔子在《易經》裏面所講的形而上，「形而上者謂之道」，那就出世間了。這個從世間到出世間，就跟磨磬是一樣的，先開始有那麼一個形狀，然後慢慢的逐漸逐漸的磨，磨到最後成功了。學道你先從相對的學到絕對性的，那就到出世間法，就能解決生死問題，就能夠學到聖人了。所以這裏講富而好禮，就是從禮這上面來，藉著富有，藉著這財富好禮，那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從世間的、相對的禮，進步到出世間絕對的禮。從這個禮就能夠學道，就能夠成就這個道。這個道理在《詩經》裏面含著。一般人讀詩、學詩，這個道理必得要了解。

今日之下，你研究《詩經》，一般研究《詩經》恐怕很難講得到。為什麼呢，

現在一般人，一則是對於中國古老的經書也不讀了，就算讀的話，他受了宋儒程朱的影響，凡是一提到生死問題，他認為都是佛家講的學問，儒家不講這個，所以他避免講，分析這個禮，分析這個切磋琢磨，他不肯講，這是在學術上一種成見。這種成見害了他自己，也害了後代求學的人，這是罪大惡極。實際上儒家怎麼沒有講生死啊，在《論語》裏面就講到，子路問孔子，「季路問事鬼神」，孔子告訴他，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」後來又問死，「敢問死」，孔子告訴他，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那些學程朱一派的人，他說孔夫子把子路的話，把他擋過去了，叫他不要談這個問題，你還不知道生，怎麼知道死，研究死的问题幹什麼呢。因此後來有很多人注解了，怎麼死就是說要這個人，生要快快樂樂的生，死要好好的死，不要怕死，如此而已。這個講什麼生死啊。必得我們老師雪廬老人講後面的這一章經，就是儒家講的六道輪迴，十二因緣生死流轉的問題。他們那些在學術上有成見的人，他自己恐怕也不能夠徹底明瞭，也是欺騙了人。所以我們今日研究《論語》，遇見這些地方，我們就把它講明講清楚。切磋琢磨就是學聖人，從世間的、相對的禮，就像磨那個器具一樣，你要有耐心、有信心的在那裏琢磨，把我們的品德，從普通人的品德，脩養到孔夫子那種品德。那個道德一發現，你看看天下之大，任何一個眾生，

都在聖人的心裏面，聖人都關心天下人，他沒有一切顛倒夢想恐懼，就是《心經》裏所講，什麼都沒有，一切都是平安自在。這就是平實，孔子答復這兩句話重要，貧而樂，富而好禮，樂是樂道，好禮也是禮，也是講學道，都是道，無論是貧是富，不但與前面所講，不要影響學道，無論是貧是富，更要增加、加強一個人的學道，這樣看起來多麼重要。

子貢一聽孔子拿這兩句話來開示他以後，就把詩這四句話舉出來，他問老師，您老人家講這個富而好禮，貧而樂，是不是《詩經》裏面所講的這一句話。孔子一聽，啊，好，真好，你對於我剛才講的貧而樂，富而好禮，你能夠徹底明瞭，不但對我講這兩句話徹底明瞭，你對於詩裏面所講的，也能夠悟了，悟了詩裏的意思。學詩必得要有悟性，詩學好了，你研究其他的儒家的經典，研究佛經快得很，觸類旁通快得很。所以孔安國注解說，能貧而樂道，富而好禮，就是能夠自己切磋琢磨，在脩道上面，自己就能夠下工夫，自己在那裏切磋琢磨，好了又好。所以子貢領悟到這個以後，就舉出《詩經》這句話，要成就大器，學道要成就聖人，就必得要自己切磋琢磨，這個不關乎別人的事情。自己學道想得到什麼程度，自己知道。

孔子一聽子貢這麼說，他就說了「賜也」，賜就是子貢的名字，也字在文言文裏面、造句裏面，沒有別的意思，就是文、一句說到這裏呀，表示語氣停頓一下，賜也就是叫他的名字。「始可與言詩已矣」，從現在開始，我可以跟你言詩，言詩意思就是說，可以教你詩了。而且可以跟你談論這個詩，學詩很重要。為什麼現在可以跟你談詩呢，「告諸往而知來者」，告就是我把前面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，告訴你這一個道理，這就是告諸往，你聽了而知來者，你就從我這兩句話裏面悟了，悟了這兩句話的意思，不但悟了這意思，而且悟了《詩經》裏面切磋琢磨的意思，所以是可以跟你談論詩了。告諸，諸這個字不是數目字，這是連繫字。分開來講，這個諸是一個合音字，用兩個音，一個聲母一個韻母，把它拼音拼起來，聲母就是之，韻母就是於，之於，之於這兩個字就是諸，念得很快就是諸。之於這兩個字，雖然一個是聲母，一個是韻母，是兩個拼音字，但是這兩個字就有意思的，到後來它就代表兩個字的字義。之呢就指的告之，就是告訴你，告訴你什麼呢，告訴你前面我已經說出來的往，那就是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告之於往，把那一句話跟你講，就是諸，這是一個連繫字。一般更簡單的話，就是之，告之往，就是告訴你那兩句話。所以孔安國的注解，諸當之字講，諸是之也，之也就是孔子說，我告

訴你，那個之就代表子貢，指的子貢，我告訴你往前面那兩句話，而知來者，而你就知道來者，你就是悟了那兩句話的意思，而又把《詩經》裏兩句話引用來證明，證明你對於詩也悟了，所以講而知來者。

求學、學詩都要有悟性，古人讀書有兩個重要的條件，說這個學生聰明不聰明。聰明的人一個是記性好，所謂記性好，比如說這一章經，今天背熟了，一直就記得不會忘記的，叫記性好。再呢就是悟性好，這章書把它經文裏面所含的意思，講的道理，聽孔夫子講的，馬上像子貢一樣就悟了，叫悟性好。兩者都有，這是很聰明的學生。或者兩種只有其中之一，也可以。或者記性好而悟性不好，多加上工夫，你書念得多了，對於書裏面所講的意思，你記得多了，然後也有豁然開朗的時候，也有開悟的時候。就怕你不肯記。就像現在的人，那個書要背誦幹什麼，不要背誦了。那你連記也不記的話，就談不上求學了。中國的書一定要記，為什麼呢，中國這些經書都是聖人的言語，就在經文裏面含有很深的道理，記得這個道理的時候，雖然你悟性還沒有到，可是臨到事情、問題來的時候，記得經書的一句經文，馬上就用上了。自己不知道怎麼辦、怎麼解決好，經是這麼講，我們照這麼作，照經文

這麼作，你就一定作得好。這是中國讀書重要的在此。再加上有悟性，那不得了，這是聰明人。

這章書就講到這裏了，大家要背誦，背誦的時候，要發現裏面的這個悟啊，悟當然各人有各人的天才，但是天才也是自己學來的。書背得多，聖人言語記得多，然後你自自然然的能夠領悟這個道理。領悟之後，這個用處可以跟大家說一說。會詩、會了這個《論語》，每一句經文所講的，你又記得住，也能夠悟裏面的道理，然後你在世間辦任何事情，它就給你正確的指導，絕對不會有失敗。在整個作人這一方面，你是作得非常完善。作人作得非常完善，進一步就能成為賢人聖人。作人作得完善，作到了賢人那個境界，生死問題就解決了。學佛念佛的人，平常有這種工夫，到臨命終的時候要往生，一切障礙都沒有，我可以確定的這麼說。只要肯這樣用工夫，到臨命終的時候，自己佛號不管念出聲音、念不出聲音來，阿彌陀佛早就在自己心中了，這個不往生到那裏去啊，一定能往生。往生還是一個很小而言之的，往生之後很快就成佛。按照儒家這個道理來講，成就聖人很快。這就是平時這個工夫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○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

患是憂患，孔子說我們求學之人，學道的人，不要憂患人家不己知，不己知是不知道自己，古文造句法有倒裝句法，不要怕人家不知道我們自己。我們只怕不知人，不知道別人。為什麼要知道別人呢，知道別人之後，你在世間辦事要找夥伴，你要知認得人，你找君子不要找小人，找小人把你事情辦壞了，找君子才可以跟你幫忙的。就脩道來講，你要認識誰是善知識，誰是惡知識，這都要知人。不知人就是一種麻煩。所以這兩句話很簡單，但是很重要，要背熟了，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」多多的念，多念了之後，記在心裏，這就是脩道。我們處處能夠親近好人，遠離那些詐欺的、詐騙集團的那些黑道人物，千萬不能跟他接近了。因為我們的工夫不到，不能跟他們接近的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論語講要講記【上論之一】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論語講要講記：上論之一 / 徐醒民主講. -- 彰化

縣花壇鄉：雪明講習堂, 2011.11

面；19×26公分

ISBN 978-986-87633-3-3（平裝）

1. 論語 2. 研究考訂

121.227

100021407